

## 第三十二次会议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二十五分纽约

主席：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先生  
(斯里兰卡)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行主席职务。

##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续完)

1.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阿梅拉辛格大使经一致推选担任大会主席，这是值得大家鼓掌欢迎的。他有丰富的经验和众所周知的外交才能，他全心全意地为联合国的理想而工作，因此他的当选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对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的赞扬。斯里兰卡在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领导下，在不结盟国家为争取在国际关系上建立以独立与平等为基础的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先锋作用。由于古巴和斯里兰卡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关系，以及几年来我们在联合国同阿梅拉辛格大使共事所建立的友谊关系，我国代表团要特别向他表示祝贺。

2. 塞舌尔共和国最近获得独立并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新会员国，我们要向塞舌尔政府表示祝贺。这两件事是对反殖民主义的世界斗争的献礼，也再次证明了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必然性。

3. 在欢迎接纳塞舌尔的同时，我们也要为拒绝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表示抗议。这两个国家都是不结盟运动及其协调局的成员，同时也是许多国际机构的成员，并同国际社会几乎所有的成员国保持正常关系。事实上，所有区域中具有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一致支持它们加入联合国。如果今天安哥拉和越南没有同我们在一起，这完全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持的可耻的、不负责任和固执的反对态度而造成的，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是以反复无常和横行霸道为基础。

4. 自从大会上届会议以来又过了一年，这一年

标志着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进展和胜利。

5. 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力量取得了各种成果，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统一的越南、建立了民主人民的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我们也目击到葡萄牙以前的殖民地内进行的解放运动所取得的胜利，特别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安哥拉的溃败，这些积极的成果给予了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以决定性的动力。我们也看到欧洲缓和进程继续在进行。

6. 所有这些成就显示出国际关系上有利于和平、独立和进步事业的显著趋势。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令人兴奋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那些能导致战争和侵略的趋势以及看到那些赞成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的人的各种活动，继续威胁着还没有成为不能逆转、也没有遍及全世界的缓和进程。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还在攻击进步国家的政府，顽固地企图改变世界的趋向和压迫各国人民以制止解放事业或扭转它的方向，这是不难看出来的。各种进步力量和那些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力量事实上正在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和流血的对抗，我们就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对抗就是目前国际局势的根本实质。为了巩固和平和维持符合宪章原则和宗旨的国际关系秩序，把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和关心促进真正国际合作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力量团结起来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努力应该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那就是：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国际缓和并使它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必须在走向全面彻底裁军的道路上达成有效的协议；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迅速彻底消除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确保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今年八月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对这一普遍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议正式认可了不结盟运动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方向以及加强同其他进步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力量进行合作的决定。

7. 大会本届会议开幕的时候,正是非洲发生彻底变革的时刻。解放运动的英勇和坚持不懈的斗争造成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崩溃以及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安哥拉的独立。解放斗争的奋勇前进把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逼得走投无路。面对着今非昔比的局势,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想出了一套新战略,一套更加残酷、更有侵略性、更为狡诈阴险的战略。一方面,他们对安哥拉组织了最可耻的军事侵略,入侵了安哥拉的领土并对其无辜的人民犯下了各种罪恶、罪行和严重的违法暴行。另一方面,面对着独立自主和坚决反抗其压迫者的非洲的形象,帝国主义的外交官和理论家们感到仓皇失措,他们对这块大陆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兴趣,他们利用煽动、欺骗和控制驯服勾结者的手法,企图迷惑其人民,并散播伪装解决其严重问题的欺骗方案。这种作法的目的是要在反殖民主义的力量之中搞分裂和永远保持种族主义在非洲大陆的优越地位。

8. 它们今天仍然继续要这种两面手法:一面是好话说尽,一面是棍棒在手;一面是施展教师们的智谋,一面是利用雇佣兵的刺刀。当基辛格博士匆匆跑到世界上这块他最近才重视的地区来的时候,他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同事们继续在大搞其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计划,也没有停止其反对进步的非洲国家的阴谋。当美国国务卿与沃斯特先生以及史密斯先生讨论其在最后时刻所设计的新外衣掩饰下的维持种族隔离和白人压迫的秘密方案的时候,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正在索韦托屠杀儿童,而索尔兹伯里的军队也在轰炸莫桑比克的领土和摧毁难民营。

9. 那些认为他们能够欺骗那些几个世纪以来饱受压迫和穷困的人的人们错了。如果由于狂妄自大,使得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地再一次玩弄第一批欧洲海员和发现者的欺骗手法,企图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是那些他们所压迫的人的解放者,打扮成他们的牺牲品的朋友,那就更是大错特错。

10. 没有任何可能而且过去或将来也都没有可能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达成和解。我们不可忘记,如果那些过去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现在企图要他们旨在同那些他们多年来与之进行战斗的人们进行谈判的花招,那正是由于斗

争的成效和解放运动在它们艰苦和无私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功。国际社会绝对不能宽容任何可能影响解放运动或削弱它们的努力和斗争的行动。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正确和一贯的做法应该是对非洲解放运动再加倍地提供最坚决的政治、道义和物质的支持,以便加速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垮台。当自由和独立的事业在整个大陆得到胜利之前,我们不能同这些政权正当地进行妥协。

11. 大会必须重申它的承诺,声援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种族平等的斗争。在这一方面,大会应大力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旨在维持其压迫纳米比亚的策略。种族主义者在温得和克举行的欺骗性的“制宪会谈”中所说的骗人的话必须明确地予以拒绝。这个问题唯一的和平解决办法就是把一切权力移交给由其问题唯一的和平解决非洲人民组织所代表的纳米比民族解放运动——西彘表示,如果它的建议被接受,即只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之间举行直接谈判的话,那么它就愿意致力于和平解决。这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要结束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它们不应成为先前同部落团体举行的会谈的一部分,会谈之前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最后,必须下令停火,必须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军队。

12. 联合国现在显然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便把南非从纳米比亚驱逐出去,因为比勒陀利亚有计划地蔑视国际社会所有的有关决定和决议,并且在过去和现在都使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略非洲国家的基地。去年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以种族主义者、它们的雇佣兵和它们的帝国主义指导者们遭到最可耻和最彻底的失败而结束,但却因此提醒世人注意南非继续留在该领土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现在,就在大会开会的时候,南非政权仍派了几万军队集中在安哥拉边境附近,继续在纳米比亚北部建筑工事,并对安哥拉领土进行不断的攻击和挑衅。

13. 津巴布韦的局势需要所有进步国家和力量最密切的注意。受到安哥拉的成功和莫桑比克革命的进展的鼓舞,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显示出日益活跃的迹象,并且正在更有效和更成功地进行着打倒伊恩·史密斯集团及其帝国主义者同伙的斗争。就因为索尔兹伯里政权很快就要垮台,基辛格先生才决定进行他最

近可疑的非洲之行。他旅行的目的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个代表美国大垄断集团——它们是剥削南部非洲人民主要的获利者，因此，它们对维持该区域内的现状最有兴趣——的美国外交头子今天正在企图充作一个新花招的工具，以便保住强加于津巴布韦群众身上的种族主义和殖民政权的实质。他的建议——他几天前在本大会所重申的建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企图为种族主义少数人争取时间，同时促成民族主义方面的分裂，企图停止对非法政权的制裁，和策动大量投入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以加强白人统治。

14. 基辛格先生的建议必须予以拒绝。它们表明我们有必要加强声援津巴布韦真正的自由战士正在积极进行的武装斗争，他们的斗争不久终会取得全面胜利。

15. 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基辛格先生最近旅行的一个关键会谈者是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头子。如果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目前在非洲玩弄的花招的战略动机之一是要保持以沃斯特先生为首的政府强加于千百万非洲人民头上的压迫和歧视的制度，这就不足为奇了。尽管非洲解放运动在反对传统的殖民主义方面取得了无数成就，但我们决不能忘记，只要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继续存在一天，非洲就不能完全自由，非洲国家就没有一个能保障其独立和主权，非洲人民就不能和平安全地生活，因为在那个大陆的最南端有一块企图毁灭所有非洲人民的毒瘤，那里继续存在着最残忍的人剥削人的形式，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加之于第三世界人民的一切不人道的、可恶的和可恨的东西的最赤裸的表现。

16. 因此，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其重要性远远超越了非洲大陆的疆界。全世界必须向南非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致敬，这些在种族主义领土各个角落的人们一直英勇地、坚决地高声抗议，他们揭露了沃斯特政权的残暴和高压本质，并且表明非洲的人民群众不愿忍受种族压迫。大会必须采取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反对种族隔离和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并且必须坚决反对沃斯特集团推行的班图斯坦化和镇压政策。

17. 反殖的行动必须是始终如一的，必须包括全世界凡有人民被剥夺民族权利的所有地区。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在所谓法属索马里(吉布提)、西撒哈拉、东帝汶、伯利兹、波多黎各以及任何其他仍然受殖民主义统治的领土的人民的斗争。

18. 我们必须解决由于殖民统治而产生并且影响到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科摩罗群岛政府和人民，他们对科摩罗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约特岛的权利主张是正当的。我们也支持阿根廷共和国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正当愿望。

19. 我们必须消除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遗留的痕迹，这种政策严重损害了许多国家，并且影响到千百万人民。我们必须尽快接纳越南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使它的胜利更为圆满。而且，美国政府必须履行它在签订巴黎协定<sup>①</sup>时所承担的义务，为治疗美国强加于该国崇高人民的战争创伤作出贡献。国际社会应向印度支那人民致敬，他们如此英勇地捍卫了全世界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应向那些敢于反抗最凶残的侵略的人民致敬。因此，我们有义务给予他们重建国家所需要的一切合作。

20. 美国军队必须完全撤出南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解散，外国必须停止干涉朝鲜人民事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成朝鲜国家的和平与自主的统一，否则所谓的朝鲜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

21. 中东危机仍然是联合国严重关切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在以色列军队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现在看来正是召开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适当时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同所有其他同冲突有关的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会议。我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并支持其建议〔见A/31/35〕，我们认为这项建议很可能开辟导致解决这项迫切问题的

<sup>①</sup>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

进程。黎巴嫩的可悲事件震撼了世界舆论。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以及黎巴嫩人民自己和平解决本国问题的权利。现在迫切需要停止由阿拉伯世界各个部分进行的战争，因为这将剥夺巴勒斯坦人对抗共同敌人的抵抗中心。黎巴嫩的斗争继续下去，将有助于加强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以及以色列的帝国主义盟国在这个地区的阴谋。

22. 塞浦路斯仍然受到不可忍受的侵略，这种侵略采取了由外国军队占领塞浦路斯大片领土的特殊方式。我们再次要求这些外国军队无条件地全部撤出，要求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联合国的一个忠实会员国和不结盟运动的一个创始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只有在严格遵守互不干涉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问题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这些原则不论对塞浦路斯还是对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都是同样适用的。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塞浦路斯岛的唯一合法当局——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政府；我国代表团促请大会通过切实的决定，以终止侵略，使该国成千上万的难民脱离悲惨的处境，恢复和平和正义。

23. 缓和的进程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赞扬；这使世界和平这一人类最大的愿望得到了加强。我们再说一遍，缓和的进程必须加强，使这个进程不可逆转和具有普遍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消灭殖民主义，保证一切大小国家的权利都受到尊重。在裁军方面取得具体进展将是对和平事业的一项重要贡献。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支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同样，我们重申支持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严格有效的措施，彻底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在裁军措施中，我们特别重视撤除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各处建立的违反各国人民意愿的外国基地。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要求美国政府把它在关塔摩那地区侵夺的那部分属于我国的领土归还给古巴。对加勒比海各国人民的安全与和平同样不可缺少的是撤除美国设在波多黎各和巴拿马境内的基地。

24. 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同志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缔结一项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条约的提案[A/31/243]，进一步证明了苏联政府的建设性态度和它要改善国际气氛的愿望。禁止在国际

关系中使用武力是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和希望，因此我们相信那项提案一定会赢得大会热烈的支持。

25. 今年，在我们纪念巴拿马同盟会议一百五十周年的时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各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斗争，以维护他们曾经坚决争取得来的独立。历史已使他们站在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自由的事业要求拉丁美洲人象西蒙·博利瓦尔当年谆谆教导他们的那样，要随时准备战斗，要有决定适当战略的洞察力，要团结一致。

26. 某些拉美国家为了国家主权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我们各国人民为了收回民族财富而进行的日益激烈的斗争，巴拿马坚决捍卫它对运河和毗邻地区的主权的行动，以及墨西哥政府实行的积极的国际政策，这一切使得拉丁美洲有可能参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的全球性斗争，以期建立一个公正的、尊重世界人民权利的新的国际秩序。

27. 过去几年来，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创造了一些可能有助于维护它们国家利益和加强它们合作关系的工具，其中最好的例子是：成立了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加勒比海多国海运公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食糖出口国集团等。

28. 然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各国人民现在正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犯，它要阻止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进展，恢复它对该区域的支配。

29. 美帝国主义正妄图在我们这块大陆上广泛扶植象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在智利成立的那类独裁主义的奴性十足的政权。今天，拉丁美洲正面临着听从华盛顿指挥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华盛顿在其国境之外大搞镇压活动，并且不顾任何地理上或人道上的考虑，无恶不作，横施凌虐和迫害。最近，比勒陀利亚同智利、乌拉圭、巴拉圭以及其他一些南美洲国家的政权建立了关系，那个种族隔离政府正在企图通过这种关系建立一种战略同盟，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现象对我们各国人民的利益所构成的危险。

30. 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支持拉丁美洲抵抗这些独裁政权镇压的自由战士。当研究调的时候，这将是国现况特设工作小组向大会提出报告的次机会。该特设国际社会在大会里提供这种支持的一次机会。该特设工

作小组收集的资料表明，有强有力的理由指控那些靠帝国主义的干预而取得政权的人们对智利人民肆无忌惮的残酷镇压。智利社会的广大阶层正在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终止皮诺切特集团的种种罪行和倒行逆施。这种行动现在特别地刻不容缓，因为大家知道，那些时刻忧虑自己在国内陷于完全孤立而又受到国际社会唾弃的智利政权的代理人正在国外进行罪恶活动。两星期前在华盛顿谋杀智利前外交部长奥尔多·莱特列尔的事证明了这一事实。在不久的将来，当智利人民通过英勇斗争恢复自己自由的时候，一定会采取正义的行动，象处理智利在法西斯恐怖主义下成千上万受害者的死亡一样，来处理莱特列尔的死亡事件。但是，国际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对付那些一直把恐怖和罪行作为正统的官方政策的人。

31. 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并不容易，但要压制他们坚决的斗争，不让他们向争取自由的大道迈进，也同样不容易。

32. 圭亚那和牙买加继续英勇地推行恢复它们国家主权权利的政策，并且正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些改革为其劳动群众开拓正义的和福利的远景。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正在用阴谋诡计、经济破坏行径和敌意宣传来阻挡这两国的进程，还威胁圭亚那的领土完整。古巴在许多世纪以来共同经受的殖民统治经历所形成的兄弟般诚挚感情的激励下，重申它坚决同圭亚那和牙买加的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为巩固和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为推动种种社会变革使他们的人民永远摆脱过去的奴役和压迫所作的努力。

33. 它们两国都是深刻的新生进程的倡导者，这种进程正在冲击着整个加勒比海地区。

34. 我们必须发动国际舆论，支持充分尊重加勒比海各国人民的权利。经过多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暴行之后，现在是那些人民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这种要求在今天已经表示出来了，他们特别要求充分尊重圭亚那、牙买加和该区域中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自决和领土完整。我们也需要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永远结束在加勒比海的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并且特别要有助于波

多黎各和伯利兹人民为争取他们的国家独立、充分尊重他们的领土完整和享有他们的民族资源所进行的斗争。

35. 该区域的各国人民都认为巴拿马的事业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高兴地重申，我国政府支持巴拿马关于充分行使对运河主权的正义要求，并重申我们同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的政府站在一起，支持他坚决地捍卫巴拿马的国家主权。

36. 古巴确认它充分声援波多黎各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国际社会不顾管理国的顽固反对，正在更强烈地表达它的要求：让波多黎各行使它神圣的民族权利。最近，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一项决定，重申波多黎各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重申了该委员会以前的各项决定，并表示注意到不结盟国家在科伦坡会议和利马会议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定；该委员会决定明年继续审议这个问题以便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sup>②</sup>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项积极的决定，这一决定将使该委员会明年能够进一步通过有助于解放波多黎各人民的正义决定。以我国来说，我们重申，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37. 我们已经一再说过，古巴的这种态度是符合我们的原则性政策的，因此是不能改变的。

38. 经济问题在本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引起了很大注意，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关心这样一个局势，就是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建立一个将会促进和平并以合作为基础的关系秩序，就需要大家采取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措施。目前的经济危机正把越来越重的负担压在第三世界的人民身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仍然是一纸空文，大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表现出要改变世界经济和贸易结构的诚意，而改变这种结构却是绝对必要的，也是被称之为七十七国集团的所有国家都坚决支持的一项要求。同时，通货膨胀的过程仍在继续，而资本主义世界却让不发达国家负担其通货膨胀的后果，然而这些国家不能对它们的出口品取得有利的价格，也不能为

<sup>②</sup>见文件A/AC.109/PV.1051，第2-3页。

它们贸易的发展找到有利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团结，要求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便结束这种不公平的交换，卸除许多国家由于外债而承受的沉重负担，并帮助促进资源的真正转让以利发展。

39. 如果产油国家采取一项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真正合作的政策，这将对这种团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作出重要贡献。

40. 对于古巴人民来说，过去的一年是工作紧张而富有成果的一年，它是从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即行开始的。这次代表大会对国家局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为重新改组社会主义国家并使之制度化打下了基础。古巴人民拟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通过了管理经济的新制度，并就古巴社会的未来方向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决定。今年，我们的主要方向是对前途满怀信心，积极落实古巴共产党人进行深入谨慎的分析后所得出的各项结论。我国全体人民满怀热情、专心一致和坚持不懈地担负起了这项任务。今年二月，在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所表达的人民的广泛支持下，我们通过了新的社会主义宪法；这个宪法体现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和人民从一九五九年一月革命以来取得的成果，并保证达成最终的制度化。

41. 通过建立真正的和切实的民主机构的过程，由人民自己管理，作出决定并在每一级永远控制国家事务。就在几个小时前，我国举国上下，以无记名和直接投票方式进行了自由选举，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他们的代表。这个过程以十二月二日成立全国人民权力代表大会并组成国家和政府主要机关而达到高潮。

42. 这个时期正好同古巴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二十周年纪念巧合：这一天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少数英雄在古巴奥连特省的海岸登陆，以开始武装斗争的最后阶段。这一斗争后来推翻了巴蒂斯塔暴政，并导致最后解放我们的祖国。

43. 二十年前，外国控制、贫困、贪污和专制现象在古巴盛行，是北美帝国主义把我国人民引上这条路的。它受到一个腐败残酷的军事集团的压迫，这个集团为美国佬的利益效劳，实行残暴的恐怖统治。在推翻这个集团的斗争中，我国人民有二万人献出了

生命，今天他们活在所有古巴人民的心中和记忆中，并且是我们采取革命的和不妥协的决定的指南。

44. 那是艰难的、痛苦的、无法忘怀的岁月，这些岁月锻炼出了一支后来领导古巴人民取得胜利成功的先锋队，这个胜利表现在第一次在西半球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独一无二的光荣上。

45. 二十年后，革命彻底改造了古巴群岛。在这个群岛里，我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是对“格拉玛”号的自由战士的永久敬意。在这段历史上短暂的时间里，革命完全扫除了文盲、失业、贫困、种族歧视、不健康的环境和一切过去的社会罪恶。革命恢复了古巴的尊严和主权，并使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坚决地前进。由于革命烈士的牺牲，今天有数百古巴人第一次有机会上我国的大学；有几十个新的学校中心，所有古巴孩童都能上学；有几十所医院，保证所有公民都能获得充分的医药照顾；数百项社会建筑物和住房发展计划确保人民群众享受他们从未有过的幸福。成千上万各种类型的工厂完全改变了我国二十年前的落后状态和封建形象。九百五十万古巴人干劲十足，他们意气风发地努力建设新社会，这是每一位烈士的精神的体现。每一项成就、每一座新工厂的完工和每一项努力的丰硕成果都使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

46. 但是，我们面临着影响我们经济发展计划的严重困难。我们不能控制的外在因素将迫使我们的人民作出新的牺牲，但是由于坚定不移的革命觉悟，我们的人民将能面对这些严重的考验。

47. 这些外来的因素是：世界市场糖价猛跌，使该项产品的价值降低到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大危机时代的价格差不多；许多设备、机器、初级商品项目的价格持续上涨，我们必须用我们贬值的糖所获得的硬通货，才能进口这些项目；大旱灾严重影响古巴东部各省，而且大大损害了我国农业产品的一些重要领域；北美帝国主义仍然坚持它强加于古巴的经济和贸易的封锁，这使我国不能获得国际信贷机构的贷款，并且严重限制了我们的出口能力。许多市场闭门不纳古巴的镍一事突出地反映了后面这一点，镍本来可以成为在古巴因糖价下跌所处的困境中对我有所补偿的少数出口品之一。美国政府最近决定把美国市场上糖的进口税提高二倍，这是对糖出口国的

一种侵略，将使世界市场上糖的贸易危机进一步加剧。

48.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今年九月二十八日谈到这些问题时说：

“当然，我们遭遇困难的消息可能会使敌人高兴，但他们并不十分了解我们。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明白，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第三世界强置于不公平的贸易制度和剥削之下，世界还要经历许多艰难。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必须进行重大的变革。我们知道，革命的路途是漫长的，这不仅是指古巴人民革命的路途，也是指整个世界革命的路途，不发达国家在今后很多年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49. 尽管有这一切问题，古巴人民仍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现在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不会影响我们维持基本的社会服务事业；在卫生、教育方面的服务事业，已经达到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的水平了。这些困难也不会影响群众的生活条件。正是在这种困苦和考验的时刻，我们才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能够克服困难而又不致把经济挫折的后果重压在劳动群众身上的优越性。

50. 当我对你们讲话时，古巴和圭亚那人民正在哀伤之中。就在一星期前，古巴人民目睹了敌人的残暴以及他们懦弱可恨行为的进一步表现。古巴航空公司的一架 DC-8 飞机在巴巴多斯的水域遭受阴谋破坏，机上的人全部罹难。关于这次严重事件，古巴革命政府将在明天星期五发表一项重要声明，我们将在适当时候把这项声明分发给各国代表团。

51. 我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我国将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继续坚持我国外交政策中的国际主义原则，坚持它的捍卫这一小块领土并把它保持为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的决定。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们的方向，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前进过程中，我们有全世界所有为自由而奋斗的人的支持；因为我们有一百年来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在标志着英勇牺牲、流满鲜血的道路上丧亡的成千成万古巴人的遗志在督促和激励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有多少障碍，不论目前有多大困

难，不论这个仍然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世界所强加的牺牲有多重，未来还是在各国斗争的人民手里，未来是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的。

52. 古拉先生(黎巴嫩)：最近我曾有机会对阿梅拉辛格大使当选担任大会主席这个崇高职位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今天，我代表黎巴嫩代表团，再次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祝愿你一切顺利成功。

53. 在这次一般性辩论期间，许多发言都谈到了国际关系和问题的各个方面。目前，我国代表团对于今年议程上一些项目的讨论无法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这并不是说这些项目已经不重要或与我们无关，而是大家都最为了解的，我们的首要问题是过去十八个月来黎巴嫩所遭受的伤亡惨重的残酷战争。当过去数年来明目张胆地流入黎巴嫩的军火已经使本来是和平繁荣的国家受到严重的人命损失和物质破坏的时候，人们能期待我们在这里发表我们对裁军的观点吗？或者是当黎巴嫩的和平与安全已被破坏，而这个组织正在大谈怎样才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佳办法的理论时，我们能在哪里谈加强国际安全吗？当根据宪章的首要考虑联合国应该防止的战祸正在残杀我国人民并把繁荣昌盛的国土变为废墟的时候，我们应当讨论怎样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吗？

54. 当我们的主权被扯得四分五裂，而我们的内政悍然受到干涉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谈一下不干涉别国内政和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原則？当国际舆论对联合国执行这项主要任务的能力的信心已经发生动摇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谈一下联合国保护会员国中的小国和弱国的责任？当黎巴嫩欣欣向荣的经济生活已经停滞不前，人们可以期望我们讨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社会发展吗？

55. 我们在联合国这里所讨论的事情和我们在黎巴嫩那里的人民所面对的严酷现实之间的悬殊差别是多么的明显啊！我这样说并不是埋怨联合国，并不是对它失望，也不是要破坏它的声誉。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我们对联合国的期望也是有限的。又因为我们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对联合国如此忠诚、如此专心致意地秉承和宣传它的理想，我们不能、甚至在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也

不能对我们希望它更强大、更有效率和更自发地满足保护会员国的安全这一需要的一个组织加以贬低或申斥。我说这些话，只不过是提醒各位代表，黎巴嫩的悲剧应当是一个警告——的确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对于会员国的安全，不，生死存亡，不能以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待之。此外，我们认为，小国应作出正确的结论，并要了解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更高利益，必须提高警惕，提高效率。它们必须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来维护其独立和主权。哎，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还未达到它们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足够保护的阶段。

56. 可是，我们从一般性辩论中看到，各友好国家越来越关心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我们对它们所表示的深切同情深为感动和感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它们呼吁恢复黎巴嫩的稳定与和平，维护黎巴嫩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团结。埃利亚斯·萨尔基斯总统感谢关于黎巴嫩的各项发言，感谢有些代表团作出保证，声明它们的政府随时准备协助他完成他的困难任务。

57. 我们尊敬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已经在好几个场合作了类似的呼吁和保证。我们代表黎巴嫩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对黎巴嫩人民的长期悲惨苦难始终表示关怀。他多次呼吁和倡议终止流血和破坏行动，这表现出了他的勇气、政治家才能和对一个会员国福利的深切关心。我们要向秘书长表示并请秘书长向各方转达黎巴嫩人民的感激，感谢联合国大家庭的许多机构向黎巴嫩人民提供的许多人道援助，感谢秘书长为黎巴嫩倡议设立一个由能干的副秘书长巴法姆先生主持的五千万美元的特别基金。我们希望在黎巴嫩恢复和平之后——我们希望和平不久就能恢复——这项基金能迅速有效地满足我国日增的需要；鉴于最近的新发展，我国的需要还有待重新估计。

58. 黎巴嫩已在史无前例的、残酷的和悲惨的处境中挣扎了十八个月。对于战事的激烈所引起的强烈情绪，对于大量的伤亡数字和破坏程度，全世界都感到迷惑不解。许多人写到和谈到了战事的起源和到现在为止无法取得圆满解决的障碍。在这一大堆混乱的分析和理论中，许多人错误地强调了冲突的内因，特别是在事件的最初阶段。

59. 黎巴嫩和别的国家一样，必然也有它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里不是讨论我们内部问题的场所，但我一开始就要强调指出，我们内部的问题从来没有严重到会造成这样严重的暴力、流血和破坏的地步。如果只是这些内部问题，我们早就可以用一贯表现在黎巴嫩各社团和各党派关系上的调解、妥协和民族和谐的传统精神加以解决了。黎巴嫩议会议长卡迈勒·阿萨德先生最近曾说：“如果发生黎巴嫩内部的冲突，就只能通过依照宪法设立的机构来解决。”在一个民主进步的政府体制下各种不同的宗教界如何才能在和平、和谐与自由中共存共荣方面，黎巴嫩一直是一个典范。绝大多数的黎巴嫩人民都了解，不能用暴力来改善或改造各个机构，因为暴力只能造成破坏。唯一明智而合理的道路就是通过对话和协商一致以及遵守国家的根本法。

60. 那么，这么多个月来搞乱了黎巴嫩社会的悲惨、复杂的事件的根源又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些根源来自错综复杂的中东矛盾——就是，以色列的成立、巴勒斯坦人被逐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战争、联合国没有执行其关于以色列部队撤出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以及承认和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的决议、阿拉伯人之间的竞争、各巴勒斯坦组织对黎巴嫩的主权和黎巴嫩人民的安全的打击。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不稳定情况已使这个地区处于紧张状态和混乱，这种局势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象黎巴嫩这样一个处于中东政治潮流汇合处并且容易受到它们压力的小国。

阿梅拉辛格先生(斯里兰卡)回任主席。

61. 事实上，由于黎巴嫩大约有四十万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革命在他们之间已经深深地扎了根，这就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多年来，以黎巴嫩当局和人民为一方面而以巴勒斯坦人为另一方之间的磨擦有增无已，并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这是由于巴勒斯坦人不断干涉黎巴嫩内政和对黎巴嫩的主权进行不可容忍的侵犯而造成的。巴勒斯坦非正规部队和革命部队的活动引起了黎巴嫩人民的忧虑。一九六九年，沙勒斯·赫卢总统曾提请大家注意由于各巴勒斯坦派别不尊重黎巴嫩的主权而可能产生的危险。但是，情况却继续恶化，爆发的战争终于在开罗协定

解决了危机后遏止了。这项协定限制了在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的活动。

62. 黎巴嫩当局和巴勒斯坦人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和六月发生的进一步冲突导致了另一项协定。那个时候，苏莱曼·弗朗吉亚总统一方面重申他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另一方面谴责巴勒斯坦部队非法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并谴责在黎巴嫩这么小的一个国家里存在的巴勒斯坦革命的逻辑和一个要保存其主权的国家的逻辑之间的矛盾。

63. 但是巴勒斯坦人并没有遵守所缔结的协定。而使我感到痛苦的是，在为巴勒斯坦事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出力这么多年以后，我竟然还要站在这个讲坛上提出这些难以处理的事实来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自己在黎巴嫩国内有一个或多个“国家”。他们悍然不顾黎巴嫩的法律和黎巴嫩人民待客的善意。

64. 而且，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在约旦的事件发生以后，巴勒斯坦人有时在没有征得黎巴嫩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就把他们一些部队引进黎巴嫩，并且把抵抗运动的各个指挥部转移到黎巴嫩。几年来他们不断地把更多的武器，从各方得来的各种口径的武器运进黎巴嫩。他们把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难民营变成设在我们主要城市周围、我们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内和大量平民聚集区附近的军事堡垒。这些活动主要是在同巴勒斯坦人恢复权利和收复家园的斗争无关的遥远地区进行的。

65. 此外，逃避黎巴嫩法律裁判的普通罪犯在黎巴嫩法律不能达到的营地得到安置和保护。这些营地实际上已经成为某些其他阿拉伯国家在援助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借口下所派出的和提供经费的训练雇佣军的中心。但是这些雇佣军一投入战斗就发现他们是同黎巴嫩当局和人民作战。属于各小派别组织的巴勒斯坦分子绑架黎巴嫩人——有时绑架外国人——囚禁、审问和拷打这些人，有时甚至加以杀害。这些分子任意在我国的主要公路和十字路口建立检查站，中断交通，检查乘客的身分证，妨碍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在黎巴嫩犯下了各种罪行，并且靠营地的保护逃避了黎巴嫩法律的裁判。他们偷运货物到黎巴嫩，并公开

在我们的街道上贩卖。他们甚至向许多在他们营地附近的人和楼房、工厂的主人收“保护”费。

66. 有时被说成是缺乏纪律和控制不了的巴勒斯坦分子犯下的非法活动实在是多不胜数。而且这些非法活动又反过来使人对黎巴嫩政府感到不满，并使黎巴嫩人民怨恨，从而在这个已经充满紧张气氛的环境中火上加油。这种爆炸性局面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九七五年春发生的几件事就是这样的火种。

67. 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之间的纠纷本来是能够以过去一直存在于相互关系中的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精神来解决的。但现在已很明显，巴勒斯坦人企图在黎巴嫩的政治权力斗争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公开同黎巴嫩的一派联合而反对另一派。无论黎巴嫩人在他们自己之间或者对他们同政府的关系有什么不满情绪，巴勒斯坦人都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何内部争执的一方。

68. 为什么巴勒斯坦人甘冒丧失我们一齐努力为他们事业所取得的果实的危险？为什么要在一个在他们离乡背井和受尽折磨的岁月里始终同他们站在一起的国家里进行战争？五万人死亡，十万人受伤。一百万黎巴嫩难民流落在叙利亚、阿拉伯世界、欧洲和美洲。我们的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机构以及企业纷纷解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用巴勒斯坦革命的任何目标或任何道德原则或兄弟关系来辩解。这样多的人遭受苦难，这样多的破坏，都是巴勒斯坦人参加战事和顽固坚持战事所造成的。令人深为遗憾的是，那些曾遭受极大的不正义之害的人现在却把如此残酷的不正义加于黎巴嫩和它的人民。

69. 黎巴嫩人民不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部队要围攻、占领甚至有时摧毁那些同冲突毫无关联的、位于西贝鲁特、北黎巴嫩、贝卡山谷和黎巴嫩山区腹地的和平宁静的城镇乡村。为什么在“解放”和“革命”的名义下杀死那么多无辜的平民？为什么许多公用事业和建筑物要由巴勒斯坦人控制？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否是为了证明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所说的话：“通向巴勒斯坦的路不能不经过艾因杜拉、艾尤翁·埃斯西马安、甚至必须到达朱尼耶？”

70. 要黎巴嫩代表在大会上谴责巴勒斯坦人在

黎巴嫩的行为，这的确是很令人悲哀的。我也无须提醒在这里的各国代表团了，我们在促进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一切努力上一直是先锋。黎巴嫩在这里和其它地方的大部分外交活动三十年来都致力于捍卫巴勒斯坦的事业以及阿拉伯的事业。黎巴嫩历任总统和政府在这方面无不竭尽全力。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巴勒斯坦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必须纠正过来，也就是他们有权利返回他们的家园。

71. 这并不是我们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的唯一服务。一九四八年，约有十万巴勒斯坦人在被赶出了家园后，来到黎巴嫩。一九七五年，他们的人数增加到四十多万。黎巴嫩给他们提供了庇护和机会。在我们之中，他们享有黎巴嫩人享有的一切自由——集会、结社、公开发表意见、传播新闻、宣传以及利用我们的通讯设备与整个世界接触的自由。在黎巴嫩以及根据黎巴嫩的经验，巴勒斯坦人产生了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政教分立的国家的观念。一些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好的研究中心事实上就设在黎巴嫩，这方面最好的出版物是在贝鲁特出版的。

72. 由于巴勒斯坦同以色列的冲突，黎巴嫩南部遭受了以色列的轰炸和袭击达七年之久。十万居民逃难而成为自己国度内的难民，这些难民充塞了我们一些大城市的贫民窟，使得由于附近一些巴勒斯坦难民营——但是，请你注意，这是在一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里——所引起的已经相当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形恶化。

73. 很多代表团已经提到黎巴嫩危机是中东冲突的直接结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深信，假如早能找到确实解决巴勒斯坦和这两个双生问题的办法，黎巴嫩的冲突就不会爆发了。我们尊重苏联在它关于解决中东问题和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提案中对黎巴嫩问题的评价。

74. 我们也欢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较早时候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第十一次会议〕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的发言〔第七次会议〕，他们谈到为了寻求一项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有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必要。就我们而言，我们要强调此项行动的紧迫性。我重复一遍——就我们而言，我们要强调此

项行动的紧迫性。我们已经成为主要有关的一方，因为我们的前途和我们人民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我们一贯主张必须处理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所有方面。过去采取的任何措施，现在都必须导致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我们要强调，这是最紧迫不过的事情。

75.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所造成的变化以及随后通过日内瓦会议或部分协议谋求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而作出的各种努力，都对黎巴嫩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影响。那些赞成或反对这些和平计划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为了促进它们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利用黎巴嫩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生命，在黎巴嫩的土地上冲突起来。

76. 但是，不论以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或在什么时候达成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它是不能拖延我们问题的解决或影响我们的利益的。大家必须明确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尽快恢复黎巴嫩的和平与秩序，并重建对我们土地的全部权力和主权。

77. 现在让我谈谈另外一个过去曾经引起过相当关切的问题。有人曾经担忧，黎巴嫩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导致它的分治。有时这种担忧是由关于国际上“计划”或“阴谋”促成分治的种种谈论所引起的。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任何人在黎巴嫩或从黎巴嫩提出任何这种最终目的是使黎巴嫩分治的计划或解决办法。

78. 尽管黎巴嫩发生了这一切可悲的事件，坚持保卫它的合法性和宪政制度的政府当局和军队一再宣告它们决心保卫黎巴嫩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加以任何区别，也不顾任何疑惧或任何相反的指控。

79. 在目前的冲突中，对于危机的任何其他方面虽然有不同的立场，但有一点是所有黎巴嫩人都一致的，这就是他们完全反对分治和他们维护黎巴嫩完整的决心。这一点萨尔基斯总统在他的就职典礼的演讲中曾经大力强调过，他说：“我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是黎巴嫩的主权和它人民的团结及领土完整。”

80. 现在我要对调解的努力谈几点意见。我们欢迎一些友好国家和几个真正的阿拉伯姊妹国家所作的努力，它们能够了解到，只有本着阿拉伯的手足之情、公允和公平地对待所有人的精神，而不是滥用阿

拉伯的财富，以运送军火、金钱和人力来在黎巴嫩进行破坏和煽动叛乱的工作，才能有助于更高的阿拉伯利益。

81. 阿拉伯国家联盟虽然开始时不够大胆，我们也欢迎它在恢复和平与秩序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我们要特别赞扬我们最亲近的阿拉伯姊妹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们的特殊关系使得任何影响或损害叙利亚的事也影响和损害黎巴嫩。叙利亚政府在英明果敢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领导之下，见到黎巴嫩危机中所潜伏着的重大危险，主动进行了几次努力来调解黎巴嫩各派之间的分歧，并制止黎巴嫩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

82. 叙利亚军队派到黎巴嫩去是为了维持和平，隔离作战双方，并有助于恢复和平与秩序。它受到巴勒斯坦部队及其盟友的抵抗。他们要求叙利亚部队撤退，作为停止敌对行动和他们撤出占领阵地的条件。叙利亚部队的留驻黎巴嫩是受黎巴嫩的主权管辖的，而且只受黎巴嫩主权的管辖。黎巴嫩当局，也只有黎巴嫩当局能行使主权利，决定对这种驻军采取何种立场。巴勒斯坦人没有这种权利，当然也不能替黎巴嫩发言，也不能替黎巴嫩决定怎样才是最符合黎巴嫩的利益。

83. 阿萨德总统说，巴勒斯坦人不应忘记，黎巴嫩并非巴勒斯坦，贝鲁特是黎巴嫩的首都并非巴勒斯坦的首都。他还说，叙利亚会接受黎巴嫩总统、总理或议长所提出的要它撤军的要求，但不会接受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我要提请大会注意埃利亚斯·萨尔基斯总统九月二十三日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的话。他说，叙利亚军队驻在黎巴嫩这件事，必须从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间现有特殊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他还说，

“我有权声明这种驻军的前途和因之而引起的各种问题，都要由黎巴嫩宪法规定的当局来决定，黎巴嫩当局必须负起责任，并根据事态发展和黎巴嫩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它的立场。”

84. 这就使我们得出一些最后的结论和意见。

85. 首先，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之间的关系恶化深感遗憾。除了遗憾之外，我们黎巴嫩

人还对我国人民伤亡人数之多，国家受到破坏的范围之大，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在世界上的形象遭到的损害，感到悲伤和震惊。

86. 其次，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与信任是可以恢复的，而且必须予以恢复。赶快结束战斗是符合彼此利益的。黎巴嫩当局和人民的立场是明确的。黎巴嫩不能也不会容许任何侵犯其主权的行。我们同巴勒斯坦人的争端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保证下列几点：巴勒斯坦人退出在黎巴嫩的战斗；撤出他们现在占领的一切军事阵地；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法律；严格遵守黎巴嫩当局同他们缔结的协定；不干涉黎巴嫩内政。

87. 第三，我们欢迎一些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帮助我们解决危机的各种努力，但我们对一些阿拉伯人使黎巴嫩紧张局势加剧的活动感到遗憾。

88. 第四，我们认为现在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时候了，应当促使以色列部队撤出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并使巴勒斯坦人能行使他们得到公认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行使他们自决和在巴勒斯坦家园建立国家的权利。

89. 第五，我们欢迎通过日内瓦会议或其他方式寻求一项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办法的外交努力，但我们认为在实现这个目标上的任何迟延，都不应妨碍黎巴嫩迅速恢复和平，也不应影响黎巴嫩的利益。

90. 第六，黎巴嫩人反对任何分治的主张，他们决心恢复全国所有区域的自由和统一，以便他们能以维护其独立、主权和基本自由的方式，共同塑造和决定他们的前途。

91. 常常有人问，黎巴嫩还能生存下去吗？黎巴嫩还能够再站立起来并恢复原状吗？我的回答是一个坚定的“能够”——而且它定将如此。我国人民过去曾经多次处于逆境。不管这次灾害多么严重，他们都有克服和忍受的能力和气概。虽然我们遭受了极大的物质损失，可是，不论牺牲多大，我们都要珍惜我们的自由和黎巴嫩人民的统一。我们希望死去的人没有白死。如同我国总统萨尔基斯先生所说的，

“如果我们重新找到了那条正确的路，即理

性、亲爱与良知的路，我们的牺牲就不会是徒然的；黎巴嫩烈士今天的牺牲是为了黎巴嫩明天的生存。”

92. 黎巴嫩人民开山移石，建造了他们的家园、礼拜堂和学校。他们用这些石块在山坡上筑墙，再填以泥土，造成梯田，植树造林，把黎巴嫩变成了中东青翠的果园。我国人民没有靠太多的外来帮助，就在缺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发展了繁荣的经济，把黎巴嫩建设成为中东最好的教育、卫生、贸易、旅游和通信的中心之一。那些能够在过去进行建设的人，必定也能在将来进行重建。在上帝的保佑下，在国内外所有黎巴嫩人民的帮助以及我们阿拉伯兄弟国家，友好国家和联合国大家庭的援助下，黎巴嫩一定会再一次复兴起来。

93. 凤凰在火中再生的故事，终会在黎巴嫩重演。新的黎巴嫩将会从火焰和灰烬里复兴起来。这个黎巴嫩将会更加团结、更加自由、更加坚定、更为强大，并为其人民的社会进步和人的进步、为人民的平等和正义、为各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以及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多的贡献。

94. 我相信，黎巴嫩作为一个和平、和谐、亲爱与和解的国家的形象一定会再度放射出光辉。

95.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几星期以前，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你那伟大的国家开会，进一步证明了斯里兰卡在旨在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发展与繁荣、加强反对殖民主义、外国统治与剥削的斗争的不结盟运动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今天，我们欣然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位杰出的公民、具有丰富经验的出色外交官来主持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就这两件重要事情巧合于一个国家，我要愉快地亲自向你的伟大国家和你本人表示祝贺，并表示我们的信念：在你明智的领导下，本届会议的工作将获得成功。

96. 阁下，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托恩先生在担任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主席时所作的努力表示祝贺。

97. 我们骄傲而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耐性的优秀品德，以及他为人类与和平的利益、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并

维持其独立性与有效性，一直在作的不懈努力。我代表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团对他所作的努力表示全力支持。我们不仅过去给予支持，将来还要继续予以支持。

98. 本届会议上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接纳塞舌尔加入联合国。我代表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向塞舌尔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祝愿他们进步昌盛。

99. 毛泽东主席最近逝世是令人非常悲伤的事情，对整个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借此机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再次表示对他们的伟大领袖逝世的哀悼。这位领袖在他一生中采取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平与解放事业的立场。我们阿拉伯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外来统治的斗争中得到了中国的支持。

100. 一九七六年是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已为该计划拨款二百二十多亿美元，这个计划包括诸如经济、通讯、社会服务和社会事务等方面的方案与项目。在草拟这个计划时，特别把重点放在发展现有生产能力和开创新的资源上，目的在于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开辟国民收入新来源以摆脱经济结构完全依赖于石油部门的状态。

101. 这一个五年计划和其它的计划一样，旨在达到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目标，即：提高生产、平等分配、改革经济和社会状况，而最终的目标则是为了人民获得进步、繁荣和社会正义。

102.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人民知道，他们影响着阿拉伯世界、非洲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各种问题，同时他们也受这些问题的影响。所以他们对这些问题关注的程度并不亚于他们对于草拟并实施其富有雄心的发展计划的兴趣。他们也愿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共同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奠定持久的基础，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繁荣与福利，并且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103.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人民的宗旨之一，是求得阿拉伯的团结——我再说一遍：求得阿拉伯的团结，因为在我们的阿拉伯民族中，目前的这种落后状况、不团结和分裂是不正常的。一个拥有同样命运、

面临共同威胁、渴望达到同样目标的民族，应该是团结在一个单一而强大的单位之内，有能力保卫自己反对任何威胁，并且取得进步和进展。

104.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道路上充满着艰难困苦，我们也知道我们面临着挑战有多大。现阶段我们为团结而进行的斗争必然伴随着各种分歧和争端。然而其他的民族也有他们的分歧和争端，在他们的发展并且为团结而斗争的过程中有时甚至发生战争和其他悲剧。我们一定要实现我们团结的目标，决不为反对阿拉伯团结的那种徒然企图所阻挠。阿拉伯群众在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凯旋进军中必将粉碎这些企图。

105. 对于阿拉伯世界悲剧性的事态发展，我们难以隐藏我们的忧伤和痛心的感情。殖民主义反动派和罪大恶极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为了在阿拉伯的分歧中火上加油，并且在同一个阿拉伯民族的子孙中间播下仇恨的种子，一直在煽动并利用这些事态发展。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尽一切力量扑灭纷争的火焰，并减轻受害者的悲惨程度。我们深信，我们的民族由于其传统的生命力，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实现团结，并粉碎一切勾结起来反对其团结进步的阴谋诡计。

106. 我们所寻求的团结，是使我们的民族有能力来丰富文明并对国际社会的进步作出有效贡献的必要条件。阿拉伯团结是一种合理的民族运动，而且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也是能够保持的。在反对落后状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阿拉伯团结被认为是基本的因素。

副主席孔德先生(几内亚)代行主席职务。

107. 我们阿拉伯民族由于其地理位置，与非洲保持着血统、历史、文化、宗教和共同利益的联系。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互相促进摆脱落后状态的努力中，我们也有共同之处。阿拉伯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以及他们土地的百分之七十是在非洲。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深信，阿拉伯-非洲的团结对于阿拉伯世界与非洲的群众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在加强阿拉伯-非洲团结中作出自己一份贡献，同时也支持其它姊妹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在这方面作出的一切真诚

努力。健康的发展、互相关联的安全的理由和historical的变化都提出了要求：我们应该发展并增进非洲-阿拉伯团结，并且创建一个真正的阿拉伯-非洲统一阵线。

108. 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是阿拉伯民族主要关切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就摆在联合国面前，但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并没有改善。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国际社会都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一个公正的最后解决办法。众所周知，这一局势所以恶化，是由于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匪帮的傲慢与顽固，也是由于他们得到了不同国家、主要是美国所给予的不正义而且无限制的支持。联合国里最近给予的明目张胆的支持是在去年安全理事会四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提供的。安全理事会的大多数理事国竭力要达成一项协商一致意见，但是它们的努力落了空，因为美国滥用否决权，以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代价使犹太复国主义匪徒们心满意足。

109. 我们仍然认为，这个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说在于使巴勒斯坦人能够行使其合法权利，并且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能平等相处的民主的非宗教国家。我们还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是解决现在称之为中东问题的基础。

110.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他们的兄弟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尽管殖民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剥削者对我们施加压力，进行讹诈和诽谤，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直到取得胜利。

111. 这里我要就上一位发言人的讲话谈几点看法。在听到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竟然说出了使我们悲痛并且破坏我们事业的话，我们不能不表示遗憾并感到痛心。遗憾的是他正在试图为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罪行辩解。我们并不希望把一般性辩论的最后这一次会议变成阿拉伯人之间的争吵，因为我们阿拉伯人正在进行漫长的会谈，而且，我已经说过，阿拉伯民族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客观存在，我们也都非常了解这些问题。我们本来希望阿拉伯民族问题和阿拉伯问题能够由阿拉伯大家庭内部处理。可是遗憾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终究发生了。

112. 要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

剧，就不能不提到美利坚合众国的统治集团所扮演的可悲角色，它充当了非理智地、不公正地而且无约束地支持呆在阿拉伯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卫道士。犹太复国主义匪徒从美国那里获得物质、经济和军事援助，也从美国那里得到道义上、外交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要是没有这三十多年来源源不断的支持，从世界各个角落聚集在一起的犹太复国主义匪徒就不可能逗留并居住在阿拉伯巴勒斯坦，压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各种事件都已表明：美利坚合众国的统治集团与侵略成性的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各种事件还表明：美国领导人对于有可能从远处或近处影响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匪徒的任何事物是多么敏感。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统治的影响，美国的新闻工具、国会和政府官员都争先恐后地讨好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匪徒。他们为了博得这帮匪徒的欢心，可以作出任何牺牲，甚至可以付出对美国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金钱和血汗来说是高昂的代价。他们这样做，首先是不顾美国建国的祖先们的崇高理想，他们在历史上揭竿而起就是要反抗英国在美国的殖民主义。

113. 人们可以在上周的电视里看到美国领导人在犹太复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的最新事例。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如果不是荒谬的，也是令人痛心的：两位总统候选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地争着巴结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匪徒，即使这些匪徒在我们的家园进行蹂躏和破坏，并且用美国给他们的武器装备来摧毁我们在巴勒斯坦、西奈和戈兰高地的农庄和房屋。

114. 在当前的竞选运动中，看起来关键作用的好象是特拉维夫市长办公室，而不是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总统的办公室。

115. 在那次辩论会上，没有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匪徒进行指责，相反，却对在各个方向犹太复国主义匪徒慷慨地提供更多的援助作出了保证。这次辩论会就象是一次拍卖，两个候选人为援助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而在拚命地叫价。决斗者谁也没有吐一个字说支持巴勒斯坦斗争中的人民或一亿五千万阿拉伯人。美国的凝固汽油弹使他们受苦，美国经济界每年从他们土地上榨取了几百亿美元。

116. 眼看着美国巨人被拖进支持不正义和压迫者的泥潭，用武器装备侵略者，与正在为自由、团结和进步而斗争的象阿拉伯民族这样一个民族为敌，竟让美国的巨大财富用在反对我们的国土和屠杀我们人民的侵略上。这是一场难以描绘的悲剧。

117. 然而，我们民族一定要把反对二十世纪暴君的斗争进行下去，一定要象过去在它漫长和持续不断的文明史——尽管有许多困难与障碍，但已达数千年之久——及其反对入侵者和暴君的斗争中所做过的那样教训他们。

118. 卡特先生威胁说要对我们进行经济战，不是因为对我们冤枉了美国，而是作为对我们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一种回答。他应该明白，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抵制，是反对这一人为的实体的合法国际武器。该实体侵犯我国土地，并且打算厚颜无耻地呆在那里，损害我们斗争中的人民的利益。另一名候选人也参加了那些攻击阿拉伯抵制以色列的人的合唱。其实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国根本没有理由谴责阿拉伯的抵制行动，因为美国出于大多数是不合法的原因对许多国家实行了抵制。

119. 美国统治集团知道，阿拉伯的抵制是一种经济上的武器，用以对付一个我们不承认并与其处于交战状态的实体，而不是用以对付任何宗教的、种族的或文化的集团。阿拉伯人抵制的清单上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有白人、红种人、黄种人和黑人。任何人凡是支持以色列经济、违犯由所有阿拉伯国家根据当今世界行之有效的规则和法律行使其权利而集体确定一致同意的规章者，我们都进行抵制。

120. 我要说清楚一点：如果我说威胁吓不倒我们，甚嚣尘上的竞选运动也决不能使我们退缩，我是说出了所有阿拉伯人的心声。如果那位用经济战来威胁我们的候选人运气好在选举中取胜的话，我们倒要看看他打算怎样来实现他的这种威胁。他也许会发现：要实现他所说的威胁并不象他所想的那么容易。他会发现阿拉伯民族的生命并不是操在美国统治集团手中，而美国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也不是唯一的大国。他将发现我们将在美国市场以外找到向我们提供产品、技术和贸易的市场。

121. 最近的未来会纠正这种错误。我们听到的愚蠢威胁或许会有助于把我们团结起来，并且唤醒那些由于错误的判断和误入歧途的理想而把赌注下在美国这匹马上的人们。应该使这一部分人确信，就象我们已确信的：这匹美国马已使他们失望，而且还把自己交给了纽约和特拉维夫的匪徒，那些战争贩子和人民的剥削者。

122. 美国漠视一切的最近表现是：几天以前作出了给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提供高度尖端的新式武器的决定。这一行为再次证实了美国在我们区域所采取的不明智的方针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再次证实了以下事实：美国正在愚蠢地给犹太复国主义匪徒加速提供无限制、无拘束的支持。这一最新的愚蠢行为表明美国领导人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们的行动显然已经越出了理性和逻辑的范围，公然向阿拉伯共同体和世界道义挑战。

123. 甚至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匪徒的美国新闻界也对这一莽撞的行为表示惊奇和担心。例如，昨天《华盛顿邮报》说：“这是国家安全原则沦为政治利益集团牺牲品的一个鲜明例子。”

124. 一般来说，非殖民化问题，特别是非洲问题，是与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我国人民关切的一个问题。津巴布韦白人少数政权无视联合国的一切决议，继续对黑人多数进行镇压。那里的局势是爆炸性的，一场危险的战争早已在进行中。尽管联合国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一再作出努力，非洲领导人和其它调解人也作了努力，但种族主义者的少数人政权却继续拒绝承认现实，不听理智的呼声。

125. 在纳米比亚，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勾结是十分明显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顾联合国的所有决议，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死抱着它对纳米比亚的统治不放，继续使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永久化，并且通过推行其“班图斯坦化”政策在该领土的人民中间播下纠纷的种子。南非继续呆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并且是违犯国际组织的决议的。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管理当局必须撤出，它对该领土的占领必须结束。南非政府所采取的会损害该领土的团结和完整、或者会阻碍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地、合法地表达他们对自己前途

的意愿的任何步骤，联合国都应该予以拒绝。对该领土的结构所作的任何安排，如果不是根据纳米比亚人民真正代表的愿望和观点，都是无效的，而且应该在联合国监督下作出这种安排才行。

126.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如果没有得到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集团的支持，就可能不敢采取它已采取的立场。这些集团给该政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安理会上让它们的否决权为它服务，以支持该政权。

127. 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达成完全非殖民化，并且彻底消灭非洲大陆的种族主义，从而结束流血、苦难和破坏。我们还希望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能洞察到一旦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感到解放的强劲之风不可逆转、拯救的时刻必然到来时，他们为唤起虚幻的希望、播下分裂的种子并且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利益永久保存下去而搞的任何阴谋诡计。

128.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使我们极为不安，因为我们与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都有着传统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因此，爱琴海危机一爆发，为了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我们就主动提出由我们进行斡旋。作为这两个国家的一个朋友，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很快解决它们的争端。

129. 塞浦路斯问题也是我们关切的问题。我们希望能达成一项塞浦路斯希腊和塞浦路斯土族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以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并且发挥它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

130. 安全理事会是一个担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重任的机构。可是安理会的活动却由于有人多次滥用否决权而受到限制。我要提一提这方面的以下事例。

131. 首先，在审议法国宣布的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在马约特岛——科摩罗领土的一部分——上进行公民投票的打算时，有人反对五个理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sup>③</sup>

132. 第二，有人反对由九个理事国提出的有关

<sup>③</sup>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年，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文件 S/11967。

接纳越南北方<sup>④</sup>和越南南方<sup>⑤</sup>两个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有人威胁说要用否决权来反对接纳越南人民共和国。这是妨碍安哥拉和越南加入联合国的主要障碍，并且是违犯普遍性原则的。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个讲坛上赞扬这两个伟大民族的斗争。我们期待着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参加我们组织的工作。

133. 第三，在审议中东问题其中包括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问题时所提出的决议草案，还有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的审查，有三次遭到了反对。

134. 滥用否决权的情况迫使我们坚持迫切需要修订联合国宪章，迫切需要找到代替否决权的办法，以便使我们的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更为有效。

135. 我国人民珍惜各国人民之间的平等，憎恶各种形式的贬低人格、不顾人的尊严的种族歧视。这就是我们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原因。在那种政权下，对南部非洲的黑人多数、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所实行的是世界上最丑恶的种族歧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揭露了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在所有方面，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罪恶勾结。

136. 我国有幸担任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的黎波里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国际讨论会的东道国。讨论会敦促所有国家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占领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政权断绝外交关系。紧接着大会上届会议作出的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的决议〔第 3379 (XXX) 号决议〕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他们的盟友针对联合国发动了诽谤运动，讨论会对此作出了反应。的黎波里讨论会的公报说：

“在反对联合国决议的运动中所用的主要武器，再也没有比美国和以色列提出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主义这条口号更不正派的了。这一不正派的口号意味着在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

之间错误地划等号，而同样错误地在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划等号。

“应该记住的是：最早有力地政治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正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他们强调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的、民族的和领土的优先权是与犹太教的信仰和道德准则不相容的。……

“其他著名的犹太人根据道义、人道和普遍的理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排他性、它的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它所推行的种族上的非正义政策。”<sup>⑥</sup>

137. 根据加强反对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斗争的需要，该国际讨论会已经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这是一个民间的、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其目标是要参与以一切可能的办法消除各地的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并协调所有那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斗争的人的努力。该国际讨论会的决定和公报已作为大会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的正式文件散发。

138. 我们已宣布了对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政策，并且已为人所共知。我们反对这两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我们支持所有遭受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和种族主义政权之苦的人民。我们全力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为摆脱这些种族主义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还准备好迎击正在策划的旨在消灭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所有罪恶阴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政策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各项目标、原则和决议，因此，它就自然地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共同利益相对抗。而其结果是它成了那些依仗撒谎和虚假主张的集团所进行的疯狂的诽谤性宣传运动的靶子。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集团故意歪曲民族解放运动的光荣形象，把它们的斗争同别人的与这些运动毫不相干的行为混淆起来。他们企图把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同使大家、特别是使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深为惋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集团还企图把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同劫持飞机和扣留人质连在一起，虽然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一再谴责这样的行为是鲁莽的、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们痛恨一切劫持

<sup>④</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年，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 S/11796。

<sup>⑤</sup>同上，文件 S/11795。

<sup>⑥</sup>见文件 A/C.3/31/2，附件一。

行为，因为它们威胁着无辜人民的生命。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曾经几次允许被劫持飞机在其机场降落，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而有时候则是应有关当局请求。

139. 殖民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企图破坏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且制造一种蛊惑民心的气氛，以便掩盖他们反对处于殖民主义与外国统治枷锁之下的人民的恐怖行动。

140. 大会第六届与第七届特别会议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是个转折点，而且是个必不可少的转折点。它们已经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国际努力以纠正那延续多年的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打开了门路。这一新秩序是以正义和平等并且尊重各国主权、尊重他们利用其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基础的。

141. 实施大会有关这一新秩序的决议的关键在于执行这些决议的政治意愿与真正的决心。

142. 发展中国家决心主要依靠它们自己的能力并在它们自己之间进行合作来发展它们的经济，使用它们集体的力量协商建立一种旨在保证其人民过较好生活的新的经济秩序。

143. 从阿尔及尔、达喀尔、利马、马尼拉、科伦坡和墨西哥等会议通过的决议可以清楚看出，发展中国家强调必须彻底改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一种以主权平等、共同的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富有成果的合作为基础的新体制。

144. 出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圆满地履行了它们的责任，并且继续肩负责任，援助它们发展中的兄弟国家克服由目前经济局势造成的经济困难，这种局势主宰世界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援助。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已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银行和基金会外，它们还为这一崇高目的建立了一些银行和基金会。他们最近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保证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供四亿美元。

145.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除了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提供捐款外，还通过双边协议、参加国际项目和它对区域和国际银行与基金会捐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援助。此外，它于一九七二年成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对外银行，其基本目的是为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活动提供资金。这家银行已经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了资本。它的捐款对象从一九七二年的四个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九个。一九七五年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约占其石油净收入的百分之六，这大约是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

146.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四届会议的结果。然而遗憾的是贸发会议未能解决以下问题：在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甚为重要的原料和商品方面改革世界市场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以及达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2626(XXV)号决议〕中关于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目标，特别是达到官方的发展援助确定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这一目标的问题。贸发会议也未能就技术转让、为了国际贸易与促进而改革国际货币体制以及缓和债务偿还问题等得出结论。然而应该指出：贸发会议在商品综合方案的制订方面还是取得了进展。这个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共同基金，旨在资助国际商品储存。但是仍然需要有实施这一方案主要目标的政治意愿。这一方案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一个重要因素。

147.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于它在上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两项倡议所给予的注意。其中之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国埋在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地雷问题。在那届会议上大会通过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的第 3435(XXX)号决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也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心，并且通过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的第 80(IV)号决定〔见 A/31/25, 附件一〕。我国代表团期待着第 3435(XXX)号决议第 3 段中所设想并要在这届会议期间提交的研究报告；然而我国代表团希望给专家们充裕的时间来准备一份全面的研究报告。在这一点上我们赞成关于召开一次政府间会议来处理这一重要问题的建议。我们也支持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第 32 号决议，它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审议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见 A/31/197, 附件四〕。

148. 第二项倡议是关于跨国公司的贿赂行为和

作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导致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514 (XXXX) 号决议的通过。应大会的要求，跨国公司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利马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一问题。此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通过了第 2041 (LXI) 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十八国特设政府间工作小组来审议这一问题。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团对这种关注非常高兴，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国际小组将达成适当的解决办法。

149. 在社会领域，特别是对于那些由于身体或智力方面的伤残而部分或全部不能提供他们个人或社会生计所需的人们，联合国已经作了可嘉的努力。在这方面，大会通过了载有智力迟钝者权利宣言的第 2856 (XXVI) 号决议，还通过了载有残废者权利宣言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的第 3447 (XXX) 号决议。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意识到关怀残废者的重要性，并且肯定联合国有关这方面的决议，因而提交了一份与议程项目 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有关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主张宣布一九七八年为以“同情、平等与和平”为中心思想的国际残废人员年，<sup>⑦</sup>旨在达到一些目标，其中包括：第一，使残废者在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得到调节和适应，以保证他们能够克服他们身体和智力上的困难；第二，增加各种形式的援助、关心和指导，并且为残废者创造适当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享受健康人一样的平等待遇；第三，传播关于人口中这一部分人的重要性的资料，以及他们参加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活动的必要性。我们相信，各国和国际有关组织将尽它们最大努力帮助这一人道主义事业获得成功。

150. 由于我们对人权问题的关切，我们对这些权利仍遭粗暴践踏深感不安。尽管近数十年来人类在探索外层空间、大海和深洋方面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可是本地球上的人们却依然从他们的兄弟那里得到不公正的待遇。官方和非官方的种族歧视仍然处于登峰造极的状态；在有些国家里，仍然存在着由于肤色、种族和宗教的缘故而造成的人间苦难和不公正现象。世界上某些处于少数的集团仍然遭受不公和暴

政；对战俘和一般犯人仍然在施用非人的肉体酷刑和精神折磨。

151.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涉及到酷刑问题。本国际组织也正在注意这个问题。大会通过了第 3452 (XXX) 号决议，内中载有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我们要求在这方面取得更大成就。因此，保护人权应该是重建国际结构的基石，这是我们都应该尽力争取达到的目标。

152.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自从布特弗利卡先生担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不能亲自参加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当然布特弗利卡先生有充分迫不得已的理由，才不得不破坏了他一直极为重视的传统。各位代表都知道，目前阿尔及利亚正处在积极进行政治改组和建立国家机关和机构的阶段。仅在几个月前，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了新的国家宪章，现在正在拟订一项宪法草案；在拟订宪法草案所必需的工作和讨论上，布特弗利卡先生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由于这些原因，布特弗利卡先生未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亲自向大会发言，所以他请我做他的发言人，并代他向主席和各位代表表示遗憾。他请我宣读他的发言稿，我将尽力做好这件困难的工作。

153. 我有很多理由对阿梅拉辛格先生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表示满意。我个人对你的友情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理由，而另一理由则是你所代表的国家同我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观点和关切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根本理由，还是在于我们的信心，即你过去多次表现出来的才能本身就是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一定成功的保证。

154. 在你之前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的加斯东·托恩先生主持第三十届会议的会务干练有方，理应得到我们的感谢；他所表现的才能虽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但还是赢得了我们对他的敬仰，此外我还要向他表明我个人对他的友谊。

155. 秘书长谦逊和静默地坐在主席台上，这显然同他五年来作为本组织首脑所承担的始终很积极的、往往很富刺激性的而且有时具有决定性的任务，有不甚相同之处。我们全都感激他为执行一项有时几

<sup>⑦</sup>见文件A/C.3/31/1，附件一。

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作的不懈努力，感谢他为了使联合国能够享有与其在今日世界上的使命相称的影响和声誉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我要借此机会向他表明我们的感激和谢意。

156. 我也要借此机会为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表达我们的慰问和最悲伤的哀悼。他的逝世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个损失；而且也引起了一切能够从毛主席的榜样、智慧和教导中找到勇气、毅力和信心，去进行他们自己争取正义与尊严的未来的斗争的人们的同声哀悼。他将永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伟人，他的事迹无疑将长久照耀着我们时代前进，他的伟大决不是我们的任何赞扬所能充分表达的。

157. 我在说到我的意见之前，不能不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不久之前成为联合国新会员国的年轻的塞舌尔共和国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祝愿这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兴旺、幸福和繁荣。

158. 我们本来也希望能够同样欢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它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明显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然而，由于美利坚合众国使用了否决权，安全理事会未能允准这两个国家的入会申请。正如我们去年已经表示过的，我们对于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这种我们认为是过分和不正常的方式，滥用一种本身就是难以接受的特权的行为，深表遗憾。如果竟使用这个特权来达到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毫无关系的目的，那么它就更不成理由了。

159. 每一届大会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可以约略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的形势，讨论一下最使我们关心的问题，并且提出可以导致这些问题解决的办法。只要对国际局势作一肤浅的分析，譬如浏览一下我们这届会议的议程，我们就可以看出今天和昨日一样，我们仍然面临着似乎非我们的努力所能克服的同样难题。对于其中的大部分难题，到此为止在一般性辩论中所表明立场，同我们本来就知道的并无多大的不同，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取得解决的办法。

160. 根据这种看法，我们可能很容易陷于悲

观，替我们过去的失败解说，并为我们未来的弱点预表歉意。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它固然不容许过分乐观，但还是显出了一种观念和实际行动方面的演变情况，这种情况只有对过去数年的进展作全面的审查，才能觉察得到。

权利、更能表达

161. 自从有一个更深切认识世界把改革国际<sup>表达</sup>其愿望和更机敏地维护其利益的第三世界把改革国际社会结构的问题提出来以后，看来我们事实上已渡过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强国为了维护和巩固其优势而建立的世界秩序里，各种不平衡和不正义的现象正在酝酿一场危机，只有那些蓄意漠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所发生的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和那些对其自身安全的幻觉感到自满因而不去理会环境改变的人才会对这一危机感到惊异。

162. 大会以往各届会议曾出现过一种新现象：旧日一成不变的看法固然屏弃了不少，但是辩论中往往发生对峙的现象，其真实意义尚未为全体所明确理解。实际上，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和适应的阶段，昔日国际关系的格局已由一种新的制度取代了。这种新制度更为重视我们全都关心的事，并且使每个人都能在即使不是同等的程度至少也是合理的程度上参与解决我们的共同事务。我要重提在作出我们的决定方面出现了新的多数，结果引起了不少争论，虽然我不愿再细说其经过。我也要提请各会员国注意我们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概念所遇到的阻力。

163. 为了唤起良知和着重指出我们当前应优先处理的究竟是什么，这种冲击或者是不可少的。接受新的局势，即使是勉强接受，是进一步了解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第一个条件，本届会议的辩论无疑证实了这个演变过程，使我们敢于相信我们也许已在用同样的语言来谈同样的问题了。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必再有顾虑了，或者我们之间的猜忌都已消除了。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对我们的意志、智慧和智力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不再掩饰事实真相或推卸责任，我们就可以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共同努力，而不是僵持不下。

164. 这个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不结盟国家的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意

识明朗化，同时又使工业化国家逐渐考虑到国际生活的新需要和新要求。这个双重目标的追求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得到了绝好的证明，这次会议对不结盟国家的共同目标提出了明确的定义。这个双重目标的追求也在最近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得到绝好的证明，这次会议规划出合作的主要路线，这一合作会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共同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伙伴。在科伦坡通过的决定〔见A/31/197〕表明第三世界国家愿意参加建设性的行动，这一行动是基于对下面这点的最广泛的了解，即适应一个新世界秩序的约束是令人痛苦地势在必行，但也往往是困难的。无论如何，这些决定说明那些顽固地坚持说我们的措施具有需要以最盲目的固执加以反对的咄咄逼人的特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165. 如果要维持这种局势，并在利害关系相同的合作者之间进行有成效的对话以摆脱当前的困难，就必须严格尊重国际竞赛的新规则，因为互相信任的基础只能是所有国家在维护本国的立场和了解别国的利益方面表现出诚意。

166. 我们已经有机会对大国之间关系上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如果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同样的正常化和缓和的趋势，我们就更为欣慰了，这不仅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国际均衡，也是因为我们同这两个伟大国家及其人民有着诚挚的友谊。

167. 但是，许多赞扬赫尔辛基会议成果的代表团不能不认识到这一事实，即如果缓和仍然局限于某一地区和某种范围，那么缓和政策就没有什么意义。大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必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然而，仅靠大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并不能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还必须辅之以各大国和不发达世界之间的和平关系。

168. 首先，必须停止干涉我们各国的内政，停止利用我们各国来达到同我们的国家利益毫不相干的战略目的。我希望每个人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申斥这些旨在挑起或煽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内乱或推翻其政府或政权的干涉行为。这种短视的政策显然不会导致建立任何真正缓和所需要的信任气氛；相反，它将使对

抗更为激烈，从而使和平解决我们争端的任何办法更为困难。

169. 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愿意自持并同发达世界进行坦率和真诚对话的愿望，竟被解释成我们这些国家改弦更张，或被解释成这是我们的人民对于无力改变的命运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的迹象，那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有人设法利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必然存在的分歧，同时利用精打细算的小恩小惠，来引起对我们的努力的怀疑，混淆我们的优先事项，这也许是很圆滑的、甚至是很狡猾的伎俩。当然，这种手法并不新颖。它也不会得到好处，首先，因为发展中国家知道得很清楚，利害关系太大了，不能要求它们为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而牺牲这些利害关系；第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伙伴还没有认识到有必要正视真正的问题，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圆满和持久的办法。

阿梅拉辛格先生(斯里兰卡)回任主席。

170. 现在，谁也不再怀疑目前支配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正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严重影响第三世界脆弱的经济，也威胁到发达国家本<sup>际经济关</sup>的繁荣。这种情况大家都无法忍受，需要通过共同<sup>危机严重</sup>协议来制订出基本的解决办法，以便为建立一种比较适合当代需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基础。

171. 这一重大工作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事；它需要有真正考虑到所有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的世界性眼光，以及将富有国家强加于世界其余国家的贸易关系上的殖民主义因素彻底铲除。大多数发达国家现在虽已达到工业化以后的阶段，我们的人民却还没有达到技术起飞的程度，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大垄断企业对他们实行工业和技术封锁，使他们处于实际上无能为力<sup>的依附地位</sup>。

172. 发达国家的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它们在第七届特别联大中所表示的善意。由于搞了旨在使发展中国家背离它们的基本目标并以在它们间制造利害冲突的方式削弱它们团结的阴谋诡计，这种善意现在已经化为乌有了。要认识到这是实情，我们只要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会议和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正当合理建议得到的冷淡的对待就够了，这种态度在重订还债

期限和保护出口原料的收益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工业化国家并不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温和的建设性提议施展拖延战术，它们还竟然成立了一个排他性俱乐部，并在伦敦的货币会议<sup>⑥</sup>和朗布依埃及波多黎各会议中自己组成国际董事会来巩固它们的地位。这件事的后果令人遗憾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源，并且是日益增加的误解、猜疑和对峙的根源。

173. 第三世界国家显然必须从这个令人失望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必须知己知彼，不对工业化国家自愿同意为了在国际经济关系上重新建立起起码的正义而作出必要牺牲的愿望的诚意，抱有太大的希望。不结盟国家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显示出对这种情况已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一些令人遗憾而必须面对的情况，会议没有陷于相互指责之中。会议要求发展中国家保持团结，明确列出了共同方案中的优先事项，并确定其共同行动的眼前目标。科伦坡的讨论也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合理管理本国资源和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在所有部门的相互交流，尽量使它们的经济有相辅相成的性质的必要。

174. 因此很明显，发展中国家在强调指出发达国家和大国应负起从事改革目前国际秩序的任务的同时，为了确保其愿望能够实现，它们也准确估计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它们参与解决国际事务的成熟程度和真正能力是同它们区分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以及不混淆真正问题与次要问题所表现的能力直接有关。我们对自己和对我们宣称的原则是否真诚，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能否被接纳为郑重的合伙人的先决条件。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共同福利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我们比其他人都更应该显示我们对国际道德和规则的尊重，而这些道德和规则则是我们试图使我们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成员国遵守的。假如我们再次看到过去曾使我们为采取共同行动而作的一切努力遭受失败的自私自利行为复活，那么我们事业的一切成功希望就会遭到无法补救的危害。这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问题。尽管经济

<sup>⑥</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临时委员会会议，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和八日在牙买加的金斯敦举行。

危机使这些经济问题看来很迫切，必须优先处理，但是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属于政治范围的，因而应该在政治范围内解决。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首先应该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一直激烈反对殖民国家的霸权，维护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对这种权利的尊重应该是我们相互的行为和我们支持进行解放斗争的人民的态度的基础。我们一直强烈谴责在中东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维持既成事实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不能饶恕的，特别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它们执行这种政策使这种违反国际法最基本规则的行为更令人难以接受。这种不正当的做法当然是存在的，我们知道，我们对这种做法感到遗憾，因为它是我们朝着实现我们最重要的希望的方向前进的额外障碍。无疑应该由第三世界国家自己来解决这一惊人情况，并更清楚地认识到它们为了从这个基本上是以自由地遵从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为基础的团结中得到好处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75. 现在我要转而谈谈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的一些特殊问题。地中海区域和地中海周围的情况的恶化，引起我们的忧虑和关注，在那里冲突正在日益严重和扩大。即使没有黎巴嫩目前的悲剧，中东的危机已经是够严重和复杂的了。这个悲剧正在危险地影响着黎巴嫩的民族统一、领土完整，最后可能危害到黎巴嫩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当然，要清楚地描述由于纠缠在一起的力量和影响所造成的局势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些显然带有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烙印。现在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范围内作出各种努力，以期最低限度终止谋杀和暴力的发生，而同时等待黎巴嫩人听取理智的声音，抛弃看来使以爱好和平闻名的黎巴嫩人民着魔的致命的疯狂行为，使他们能够正视有关他们共同前途的真正问题。我们完全支持这些倡议，并重申我们的信念：任何外来的解决办法都没有真正的可能导致黎巴嫩悲剧的公正持久解决。

176. 众所周知，这场悲剧是同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有密切关系的。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整个历史中，命运看来对他们都是特别残酷的。不管黎巴嫩的动乱怎样悲惨，怎样可叹，它们不能危害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权利，也不能对巴勒斯坦人民

必要的行动自由横加限制，这些限制是旨在挫败他们的努力和削弱他们的力量。黎巴嫩的危机不应使我们无视巴勒斯坦问题的真相。除非承认和满足得到本大会本身所确认的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思议的。

177. 不管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怎样妄图进一步混淆这些事实和搞乱优先次序，中东问题的发展仍然毫不含糊地表明：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出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愿望。这个真理今天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它的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涉及到巴勒斯坦人民维护自己权利的决心和他们能胜利地和负责任地这样做的能力，同时也涉及到本组织及其会员国是否愿意给予它们的决定以足够的力量，以确保这些决定的执行。

178. 在地中海范围内，塞浦路斯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在秘书长主持下举行的塞岛两族之间的会谈并没有得到我们期望的结果。我们认为，大会第3212 (XXIX)号决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仍然适用，可以据以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要能保证各族的权利、它们的特别要求和安全，同时又能保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政治统一、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阿尔及利亚将会继续作出贡献，特别是在不结盟集团为此目的而建立的联系小组内，以便与有关各方进行密切合作，调查协调各种意见的可能性和紧急解决主要是人道主义问题的协议基础。这些问题引起了许多无谓的痛苦。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立即去减轻这些痛苦。

179. 我刚才提到的各个问题虽然有其重要性，但是，本届大会的主要课题似乎仍然是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局势的演变；在那里，决定一切的时刻似乎已经来临了。这样一种惊人的变动当然不是由于国际舆论突然觉醒了，因为它已深切了解到这个区域的事态。这主要是非洲人自己的功劳，因为他们几年来逐渐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保护他们的权利，以求在尊严和平等中恢复他们的自由。这个斗争现在得到了成果，并证明在索韦托、亚历山德拉和其他地方殉难的人没有白死，多年来那些在沃斯特和伊恩·史密斯的监狱里受折磨的人并不是白白受苦。目前西方国家表示希望

非洲人的要求得到圆满解决，同时希望至少部分保留白人少数的各种特权。这种希望不是出于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也不是因为突然对非洲人民同情起来；而且，这也不是非洲人民所要求的。我们知道，这种希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这种希望是十分符合逻辑的——更多地是出于它们想维护经济上和战略上的利益的愿望。这些利益是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存在相联系的，而且这些利益如同种族隔离政权一样，由于这个区域所发生的变革和初露端倪的变革而同时受到威胁。我们非洲人想要更加确信西方国家的打算是十分正确的，足以证明它们的利益，正确地说，它们的长期利益，不在于不惜任何代价使种族隔离制度和体现这种制度的那个政权能苟延残喘，而是在于它们同这个区域的非洲人民可以维持的友谊，归根到底，非洲人是非洲这个地区前途的主人。

180. 纳米比亚问题、津巴布韦问题和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发展也一定是结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在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方面所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问题的解决，而且可以促进其他两个问题较为顺利地解决。这也意味着分开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很危险的，尤其危险的是，自己相信或者叫别人相信可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甚至罗得西亚问题，以便让一些顽固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喘息一下，甚至给他们在国际上留一点面子，因为归根到底，种族隔离制度的存亡，正是整个南部非洲长期以来面临的危机的关键。

181. 无论如何，最后的决定必须由有关的非洲人民自己作出；我们确信他们有责任心，也了解到他们正处于本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消除分歧或互不相容的观点，团结起来努力进行最后阶段的斗争。这个区域的非洲国家，由于它们对局势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以及对其人民有更深入的了解，无疑可以在引导各个解放运动的负责人和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和分裂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用说，我们要象过去一样，继续向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人民提供全力和持续的支持，直到他们的愿望完全实现为止。

182. 最后，我想就西撒哈拉问题说几句话。这个问题一直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就

象本组织在过去二十五年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对于这些问题，本组织一律选择由殖民地人民行使自决权利，作为解决办法。

183. 对于我们的大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大会已连续多年在许多决议里制订了撒哈拉非殖民化的计划，而且，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up>⑨</sup>和通过国际法院提交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咨询意见，<sup>⑩</sup>大会能够全面了解这一事件的背景和情况。

184. 我不想重新提起这些事情，因为大会全体成员对这些事情一定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想澄清在这次辩论中所提出的某些含糊不清之处。

185. 第一，宣称撒哈拉问题已经解决，宣称撒哈拉人民同意本国被瓜分和并吞，就是已经行使其自决权利，这显然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与日常的事态恰恰相反，这种事态相反地证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严重，从来没有这样使这个区域的局势全面恶化。实在难于使任何人相信，在阿尤恩采用的程序，在任何方面来说，可以被认为是真正同撒哈拉人民进行协商。最初由管理国西班牙指派的一个撒哈拉大会的成员，其虚假的代表性姑且不谈，十分明显的是，联合国大会明确规定的各项保证都没有得到遵守，也没有任何应该有秘书长在场并应该由秘书长实行监督的保证。我要补充指出，西班牙政府自己虽然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马德里协定的签字国之一，却不承认它的责任，并明白宣布不能认为撒哈拉人民实际上已经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186. 人们想在这次辩论中制造混乱的第二点，是关于在阿尔及利亚领土廷杜夫地区内的撒哈拉难民。企图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这些流亡者是被强迫留在那里的，他们甚至受到监视，如果他们不受阻碍，他们都会乐于立即返回家乡。我不怀疑这些流亡者都热烈希望返回他们的祖国；阻碍他们这样做的，必然不是阿尔及利亚政府给他们造成障碍，而是他们国土被军事占领所造成的局势，以及这一军事占领已经

并且继续对他们的安全和自由造成的威胁。对于占领一个国家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也许会这样自我安慰地认为：那些由于他们的占领而被迫流亡的人，如果不是受到敌对的外国的控制，一定会把他们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的。或许他们是会较为聪明一点、更为积极地千方百计搞清楚实际情况，并且了解到如果得不到该领土人民的同意，吞并领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廷杜夫的撒哈拉难民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状况是有目共睹的，许多视察者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各国记者在内，都曾经有机会访问过这些难民，他们很清楚这些难民勇敢地 and 耐心地承受一切痛苦，为的是维护他们的理想，保全他们的人格，恢复他们的自由。阿尔及利亚政府尽其所能对这些流离失所的人给予一切人道援助，并且呼吁国际大家庭共同作出贡献，以使这些人民的可怜处境得到改善。这一批难民当然与阿尔及利亚政府无关。但这批难民的存在证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西撒哈拉仍然存在非殖民化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显然还远未得到解决。

187. 人们企图在这次辩论中制造混乱的第三点，是想使人妄信撒哈拉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只是该地区各国之间的争端问题。我当然不会忽略我们地区内确实存在的紧张局势，但是我们不应把原因和后果混在一起。紧张局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撒哈拉问题未得到解决；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一紧张局势也会同时消除。因此，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毗邻撒哈拉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想避免正视造成这一局势的主要因素，用这种新的解释来掩饰一个基本的主要事实，那就是，对撒哈拉的军事占领和并吞。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元首曾对当前的实际情况作过透彻分析，他们决定召开一次特别首脑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象有人曾在这里错误地说过的那样研究非洲北部的紧张局势，而是研究西撒哈拉问题，并设法与毗邻各国和撒哈拉人民共同找出一个解决办法。

188. 因此，我认为我必须在这里重申，阿尔及利亚政府不会受这些曲解撒哈拉问题性质的企图影响而去说这只是毗邻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因为阿尔及利亚继续最庄严地宣布，它的基本立场并不是基于任何领土野心，更不是基于对其邻国的敌对情绪。我国的

<sup>⑨</sup>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第23号补编》，第八章，附件：一九七五年联合国西属撒哈拉视察团的报告。

<sup>⑩</sup>西属撒哈拉，咨询意见，《一九七五年国际法院裁决集》，第12页。

这一立场是基于它深信，只有保证撒哈拉人民在领土完整和疆界不容侵犯的基础上，以及在联合国的监督和保证下举行真正的公民投票，行使其自决权利，才能使撒哈拉问题得到真正的和持久的解决。

189. 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的大会无疑将要审议撒哈拉局势的演变情况，尤其要根据秘书长提出的报告，审查大会去年所作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撒哈拉的非殖民化完全是联合国的责任。我国代表团保留在具体讨论这一项目时再就我刚才所提出的意见加以发挥的权利。

190. 刚才我略述的这一问题，如同需要大会作出决定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更尖锐地提出了本组织的责任问题以及它使其各项决议得到执行的能力问题。我并不只是指大会而已。我们知道大会对制裁的权力如何有限；我也在说安全理事会，因为宪章已经授给安全理事会若干强制性权力使它能够执行其决定。如果由于本组织主要机构的软弱以及这些机构无力去执行其决定，那么世人对本组织丧失信心的程度就不必说了。这显然是个威信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就意味着每个会员国必须放弃其一部分主权权利，同意服从更高的意志，也就是本组织的意志。这种让步是永远不易被接受的，但是，或许对本组织这个方面的活动来说，尽量鼓励最广泛的意见交换恐怕不是多余或徒然的。

191. 这些都是比较理论性的考虑，和在这里一般表示的愿望，即加强本组织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帮助实现各国人民日益密切合作的愿望是分不开的。这些想法至少表明我们对这个组织是重视的，因为联合国虽然仍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它仍然是促成人类之间互相了解以及促成国家之间建立友谊的最合适的工具。

192. **主席：**我们已经听取了一般性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人的讲话，可是我已经收到几位代表的请求，要求允许他们发言行使答辩权。在请这些代表发言之前，我要重提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决定，即行使答辩权的发言限于十分钟。特别是由于今天时间已不早了，我吁请所有那些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人都严格遵守这一规则。现在请那些想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193. **赫尔佐克先生(以色列)：**我国代表团一直抑制住不对某些阿拉伯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对以色列国和犹太人发出的无数攻击进行答辩。我忍住不作出反应，是因为这些话同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中东发生的情况比起来显然是如此无关紧要并且毫不相干。然而，在辩论结束时，我忍不住要起来表达我对那些阿拉伯代表团的赞赏。他们通过他们的发言再一次如此有效地帮了以色列的忙，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清楚地表明了以色列在它想要在中东达成和解并最终达成平时所面临的问题。而某些发言则大放厥词，有极端仇恨的表示，也有的是荒唐透顶、滑稽可笑。其中有许多发言随心所欲地忽视中东很多冲突中心地区阿拉伯人反对阿拉伯人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而这些冲突中心大多数离以色列很远，并且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毫无关系。

194. 我很感激那些从多方面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实际上的真正意图的阿拉伯代表团。对以色列来说，再也没有比伊拉克代表团和利比亚代表团在这方面完成得更出色的了。国际恐怖主义的资助人、组织者和唆使者大声叫嚷着反对恐怖行动的景象倒是十分动人的。如果这不是如此可悲的话，听起来倒确实像个拙劣的玩笑。

195. 此外，使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也门代表出乎意料地突然闯入心理分析领域，还有他那关于一个新希特勒的灵魂的颇迷惑人的理论。他同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支持纳粹的同事们一样，无疑是这个科目的权威。

196. 让我对叙利亚同事说几句得体的话吧。我完全同情他所处的尴尬局面，因为他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大会上对以色列攻击的猛烈程度一定是同叙利亚武装部队在黎巴嫩打死的阿拉伯人数成正比的。

197. 坦率地说，我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曾经怀过一线希望——从语气的改变，让步的意愿，甚至从提一提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或者从赞赏以下事实，即归根结蒂，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面对面的协商才能解决这个世界上的冲突等因素所引起的希望。

198. 然而当某些阿拉伯代表们站出来发表他们

长篇的激烈演说，一个接一个地轮番指责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再一次听到那从同一张放破了的唱片中播放出来的照例充满仇恨、恶意以及歪曲真相的老一套。没有一句理智的言词；只字不提让步，只字不提和解，只字不提以色列的权利，只字不提协商。讲什么都是忌讳的。这是多么可悲！

199. 难道中东流血流得还不够吗？我们听到的演说是走向和平的任何一种进展吗？那些演说岂不是与其它问题上的公认的建设性趋势格格不入吗？难道是还没有到改变主意与态度的时刻？我们为什么不能象其它的敌对者那样坐下来谈判呢？

20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的任何讲话从来不带讽刺、仇恨和积怨。我高兴的是赫尔佐克先生已入座，因为平常都是每当我在安全理事会讲话时，他就离去。在这个讲台上我有几句话要跟他讲，希望他能不怀仇恨、不带积怨、也没有讽刺挖苦地了解实际情况。

201. 我必须一再声明：我们跟我们的兄弟犹太人——整个地区的鼻祖亚伯拉罕的子孙——并没有什么争执。我们与之有争执的是那些公元八世纪时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哈萨尔人。在赫茨尔传播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后，他们自认为是闪米特人。

202. 如果他们不是闯入这个地区的入侵者，我们本来希望哈萨尔人一切都好。尽管碰巧他们的祖先信奉犹太教，但这并不使他们成为闪米特人。再如，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基督教徒，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闪米特人的宗教，但这也没有使他们成为闪米特人。又如我们的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兄弟信奉一种闪米特人的宗教伊斯兰教，但这也没有使他们成为闪米特人。

203. 那些来自东欧和中欧的哈萨尔人的后裔利用崇高的宗教犹太教作为实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推动力。并不是在座的外交官们由于不能通过战争把他们从我们中间驱逐出去而在说难听的话。我不赞成战争；我不赞成恐怖主义；但是我必须提醒赫尔佐克先生，一九二五年我访问过耶路撒冷，有人还告诉我哈萨尔人的那些后裔是如何的不妥协。请不要忘记他们是中欧人。他们忘记了他们不能在这个地区幸存很久很

久，所以他们依靠紧张局势来扩充势力。不幸的是情况就是如此。不仅在他们内部，而且在整个这个地区，从大西洋一直到波斯湾都存在着紧张局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在闪米特族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社会中是一种外来分子。

204. 欧洲人能够用宗教甚至意识形态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推动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推动力已经丧失了信誉。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在那里存在，靠的是武器的力量，靠的是我们的美国朋友的支持。

205. 谁能够驳倒我的利比亚同事所说的话？那些一心要当总统的人，卡特先生和福特先生，正在互相竞争，看谁最能博得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三的犹太选民的欢心。你们各位能够想象出犹太人在这里是一股什么力量吗？奇怪的是我们仍在跟美国做生意。但是我们记得我们阿拉伯人已经在中东生活了六千年！就象我们常说的那样，这是我们历史上的一片乌云。

206. 赫尔佐克先生和贵国代表团各位成员，现在对你们公公道道地说吧，我们对你们并无仇恨。不，我们并不恨你们。我知道许多人愿意跟你们和解，但不是按你们的条件和解。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紧张局势，你们就将烟消云散，或者是自行消亡，或者是被同化。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207. 十字军的战士现在在哪里呢？阿拉伯半岛北部有一个长着碧眼金发的部落。他们是阿拉伯人，并且穿着阿拉伯服装，尽管他们是十字军战士的后代。当初横跨这个地区的所有那些征服者现在哪里还有呢？所以你们为什么不能寻觅一种容身的办法，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进行调整，使自己适应阿拉伯世界呢？

208. 许多犹太人以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许多犹太人以自己是法国人而自豪。你们要把他们统统都收罗到以色列来吗？世界上有一千六百万犹太人，你们能搞到以色列来的又能有多少呢？只不过是那些你们为之制造了麻烦的人们。而且，不幸的是，你们是在给我们自己犹太人，我们的兄弟制造了麻烦，并不是给哈萨尔人找麻烦。可是你们跟他们并无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呀。难道是宗教上的关系吗？那么德国人跟法国人，英国人倒是有宗教上的亲缘关系的，然而他

们却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你们各位也知道有关犹太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兄弟之间也会互相打。

209. 你们这么趾高气扬、自抱一团，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你们怎能指望别人接受呢？难道上帝也是厚此薄彼的？我们是在这儿对歧视进行战斗，种族隔离就是歧视的一种形式。你们自己抱成一团，而且你们如此频繁地这样做——你们去牛津、剑桥和哈佛大学，你们中间的许多科学家；你们利用他们的宗教感情。那些犹太学者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你们，但是他们却纷纷起来援助你们，因为美国纳税人在出钱；他们给你们钱。那些宣传工具、报刊、通讯社敢发表我在这儿讲的这些话吗？不，它们是不敢的，因为我一直在说这些，已经讲了很久很久了。

210. 因此，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黎巴嫩所发生的不是别的，正是你们入侵巴勒斯坦土地造成的后果。巴勒斯坦应该是这三种一神教宗教的圣地。你们对巴勒斯坦没有垄断权。

211. 你们只有一千六百万人，而你们中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思想上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有三百万或者四百万人。如果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对基督教徒、对穆斯林来说都一样是圣地的话，那么你们是根据哪一个公正的尺度，根据哪一种民主的标准非要呆在那里不可呢？你们要呆在那里，是因为以色列曾一度碰巧在那里呆过三百年或四百年吗？那么还有其他许多人也曾在那里呆过。罗马人在那里呆的时间更长。如果我们的意大利朋友说“我们罗马人过去是在那里的”，那你们又作何感想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212. 主席先生，我还有多长时间？

213. 主席：你还有两分钟。

21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两分钟之内我可以讲很多。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幽默的宽慰，因为如果我们真是一点幽默的宽慰也没有的话，那这场悲剧会把我们都吞没了。

215. 你们欧洲人什么时候才能醒悟过来呢？你们看一看英国人。过去他们要你们到那里去保证大英帝国通道的安全，如今大英帝国在哪里呢？温斯顿·

邱吉尔的伯父查尔斯·邱吉尔一八四三年被派到那个地区去。他在那里呆了二十年，以确保去印度的通道是安全的。大英帝国在哪里呀？所有的帝国都到哪里去了？而你们这些哈萨尔人的后代，你们却要呆在那里，在聚会的中心地点做买卖，并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收罗在一起。这是赫茨尔先生的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黄粱美梦，而且正如我已一再说过的那样，它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梦。

216.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你们：你们要改弦易辙，自我调整，寻觅一种容身的办法，那样你们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们会收留你们，我们将把你们同化。那有什么不好？你们不让我们娶你们的妇女为妻？亚伯拉罕娶了阿拉美亚和迦南地方的妇女为妻。赫尔佐克先生，你的血统也并不纯，你不能说你就是亚伯拉罕——所有人的鼻祖的后代。我们将娶你们的妇女，而我们有些妇女可能愿意嫁给你们的男子。你们将和我们融合为一体，成为我们所有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作为犹太人的那种排他性忘掉吧。

217. 主席：我要告诉沙特阿拉伯代表，他发言的时间已经满了。

218.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不再往下讲了。我高兴的是主席先生已经用了木槌。我知道我们正处于这三十一届会议的开始阶段。我还会有许多别的机会来使赫尔佐克先生明白一些事理，从而也使所有侵入中东的哈萨尔人明白一些事理。

219.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要对今天下午古巴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行使我国代表团的答辩权。

220. 在古巴代表的包含有许多毫无根据和不确切说法的发言中，详细谈到了我国的一个国内问题，即波多黎各问题。美国关于波多黎各的政策，是以完全接受波多黎各的自决权为基础的。本世纪初，美国逐渐得到了不同领土，而每一块这样的领土都能够决定它自己所要走的道路。菲律宾愿意要独立；夏威夷愿意成为一个州；而波多黎各选择了与美国建立一种特殊的联邦关系，这种关系在继续演变。

221. 波多黎各人民在一九五二年作出这种选

择，批准了联邦的地位，并通过了他们自己的宪法。一九六七年有一次决定其地位的公民投票中，他们再一次肯定了这一选择。在那次投票中，百分之六十的票数赞成联邦地位，百分之三十九的票数主张成为一个州，而要求独立的票数还不到百分之一。

222. 美国的政策自一九五三年宣布以来一直是：如果波多黎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赞成独立的决议，那么总统就会提请美国国会批准给予独立。

223. 今年十一月波多黎各又将举行自由而公开的选举，其他国家是不举行这种选举的。

224. 一九五三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748(VIII)号决议，明确承认了波多黎各的自治地位，并且把波多黎各从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上除掉。一九七一年大会否决了想把一个有关波多黎各的项目列入其议程的企图，从而重新肯定了该决定。

225. 只要波多黎各人民愿意继续保持它与美国的这种关系，任何国际组织对波多黎各的地位进行任何讨论，都是对我们也是对波多黎各人民的侮辱。六月份福特总统访问波多黎各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并且说：那些或许想要干涉我们自由地决定的关系的人们应该懂得，这样一种行动将被认为是对波多黎各和美国的内部事务的干涉。他还说美国完全相信：与美国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将理解美国人民与波多黎各人民对这个问题的强烈感情。

226.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对美国、美国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进行的攻击以及这些攻击所是招致是如此的过分和无礼，以致这只能意味着一种答复，一场不客气的答复。我不愿意作任何这样一种答复，那就是美因为我尊重这个机构。只要说一句就够了，那就是美国为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已经作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我们决心继续这样做，以帮助这一地区的各国人民实现和平与正义。如果人们能够诚实地和客观地对那个现在正在对我们进行疯狂攻击的政府也说同样的话，那可真该谢天谢地了。

227. 乌埃尔特塔先生(智利)：在一般性辩论的过程中，不少国家的代表提到了智利目前存在的局势。为了使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精神能在整个大会的辩论中占上风，我国代表团现在行使答辩权。

228. 在这可供我利用的短暂时间里，我不可能对所有那些国家都一一作出答辩，因此我不得不将我的答辩按照促使他们发言的不同动机分成几类。首先我要谈到那些重申了它们对世界人权现状的真正关切的西方国家。我们知道它们的关切是真心诚意的，虽然它们对智利在人权方面的真实情况搞错了。而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将继续同它们合作，以便在如此众多的谎言和假话面前将真理确立起来。我们也将继续响应旨在在全世界改善人类现状的任何倡议。

229. 我们仍然主张在这一方面实行一种自动的、强制性的普遍调查制度。但是同时我要向它们指出：任何制度都不会完全达到其目标，如果只限于挑出那些较小的国家进行调查，而在这同时，如果没有意志和勇气去对付那些真正有罪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用虚伪的外衣把自己掩盖起来以便指责别人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这样做是受政治感情所驱使，它们这样做是想使人们不去注意他们自己国家里发生的暴行。

230. 还有一些国家缺少自己的主见，这或者是因为它们遭到不幸，被苏联征服，或者是因为它们必须依靠那个大国的经济援助，它们才得生存。我对它们说：我们希望总有一天它们能够自由地安排它们自己的命运，并且无须屈从地使用它们的压迫者口授给它们的语言与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对话。

231. 还有一些国家，尽管它们对智利国内发生的情况缺乏真正的了解，却参加了我上面提及的那些国家的大合唱。对它们，我们的回答是：它们应该仔细研究苏联扩张主义的作法，当危险威胁它们时，它们应该记住智利的经验和榜样，并且应该记住：只要有坚决的行动、意志和爱国主义，外国的暴政是可以避免的。

232. 最后，还有苏联，它是整个反智利运动的策源地，因为苏联不能忘却它那帝国主义渗透战略在智利遭到的惨败。难道要苏联尊重它认为早已征服了的一个民族的独立、主权和自决是过分的要求吗？要求那个国家遵守不干涉的原则，也许同希望它开放它自己的边界一样是徒劳无益的吧？苏联害怕自由的气息；它害怕在世界面前暴露它的真面目；它害怕国际

社会进行斡旋，以改善那些被剥夺了基本自由的人们的命运，改善那些在集中营中绝望挣扎的人们、或者那些被投入疯人院奄奄待毙的人们的命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到苏联代表冒充人权捍卫者的奇怪景象了。

233. 如果国际社会真的要为维护人权而采取具体步骤的话，那么一个前提就是要放弃玩世不恭和歧视的态度，停止对抗和仇恨，并勇敢地去处理问题的核心。我国将随时乐于根据这些方针进行合作。

234. 不到一个月以前，奥尔兰多·莱特列尔先生成了智利多年来一直在谴责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国政府第一个对这一谋杀事件进行了谴责，并立即要求对此进行迅速、完全、彻底的调查。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还指示其外交代表：如他被要求作证的话可同意去作证，并且放弃外交豁免的特权。凡是读过前几天美国报刊的人都能看到，在这方面我们听到的种种说法真是竭尽了诬陷诽谤之能事。

235. 有些代表完全蔑视大会的尊严，竟然公开或隐蔽地就这一丑恶的谋杀事件指责智利政府，不负责任和恶意地为调查和司法程序的结果定了调子。我们对这些代表提出强烈的抗议。

236.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在我今天下午的发言中，我曾提到上个月由受委托贯彻关于波多黎各问题的第1514(XV)号决议的特别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大家知道，这个决定是在非殖民化委员会成员之间广泛协议的基础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各位代表将有可能证实，逐字记录将表明我发言中关于波多黎各的讲话的主要部分就是我提到的那项决定。

237. 现在我要提醒大会，当特别委员会通过这项决定的时候，美国的报刊，那些充当美帝国主义利益的应声虫的宣传工具，发起了一场运动——至少是遍及本半球——把特别委员会的这项决定、这个协商一致意见说成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胜利，似乎该委员会实际上已放弃了对于波多黎各问题所负的责任。

238. 今天下午我们从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的发言中获悉，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对此我要表示满意。这使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国与波多黎各爱国运动一样，把这项决定看作实际上是在执行由第1514

(XV)号决议授予特别委员会的任务中，沿着普遍承认波多黎各目前局势和普遍承认联合国有必要也有义务就此采取行动的道路向前迈出的一步。

239. 如果斯克兰顿先生不是这样的发表意见，如果他的政府不是间接地认为现在有必要拒绝特别委员会的这一协商一致意见，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感到必须到这个讲坛上来发言。

240. 尽管他所使用的语言比他的前任在这儿所用的人所共知的语言要有礼貌些，这同一位发言者却确实重复了美国政府对各个支持波多黎各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国家所发生的含蓄的恫吓。我要再次重申，古巴断然拒绝这种恫吓，而且不管是波多黎各的问题还是正在为民族权利而斗争的其他国家的问题，古巴都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永远不会被恫吓所阻拦，不管发出这种恫吓的方式是有礼貌的还是不礼貌的。

241. 最后，我想简单提一下我前面那个发言人在这个讲坛上所讲的话。他认为把在发言中提到过智利的悲惨局势的国家都归为一类是更为实际的办法。至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是他可以在一次发言中提到数量众多的代表的唯一办法。许多代表在一般性辩论中对智利侵犯人权的情况表示了关切和谴责。

242. 我只想提请大会注意支援智利人民的运动的规模，对皮诺切特政权所犯罪行的普遍声讨，和由于帝国主义干涉而建立起来的那个政权所受到的一致谴责。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曾公开正式承认皮诺切特政权是由于帝国主义干预而建立起来的。我还要顺便指出，斯克兰顿先生承认尼克松总统是在“民主选举”中当选的，而且也是由于民主进程的结果尼克松已不再担任这个职务。前总统尼克松承认：美国参与了推翻阿连德总统和建立一个现在正在压迫智利人民的政权。

243. 智利军政府的代表再一次试图向大会提出一种看法，即：对智利政权的普遍声讨和谴责是共产党阴谋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国际行动。我只想告诉大会，我国代表团很快将散发一份文件。为了便于全体代表阅读，文件已译成英语。这一文件原载于显然不属于共产党的一份西德刊物上，是智利

天主教会大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红衣主教接见记者的一次谈话。众所周知，智利天主教会不是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集团的一部分。红衣主教在那次会见中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谈到了今天正压迫着他的国家的纳粹政权。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倒是很想知道，根据乌埃尔塔海军上将的分类法，智利天主教会的大主教算是哪一类人物。

244.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进行答辩，并不是我的本意，可是我不得不进行答辩，因为他提到了黎巴嫩发生的悲惨事件。

245. 如果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以为他一提黎巴嫩发生的悲惨事件，就能阻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些被占领土不管是在巴勒斯坦、埃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还是在黎巴嫩——所犯的罪行，那么他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我们所知，以色列的侵略不时扩展到黎巴嫩南部。

246. 恰恰相反，黎巴嫩事态的根源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阿拉伯人要挫败转移阿拉伯努力和斗争的方向的阴谋。这一阴谋企图使我们放过真正的敌人，即占领着我们的领土、侵犯着我们巴勒斯坦兄弟的民族权利的犹太复国主义。我们正在黎巴嫩努力做的是制止战斗。我们在那里不是如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所声称的去作战，而是要制止战斗。我们在那儿不是要进行屠杀，而是要制止屠杀。战斗和屠杀只会有利于阿拉伯民族的敌人：以色列和帝国主义。

247. 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为黎巴嫩所发生的事态流下鳄鱼的眼泪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

248. 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黎巴嫩煽动战斗和屠杀，企图达到许多目的。我将只谈其中的两个。

249. 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本人在其十月七日的大会发言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两个目的中的第一个。阿隆先生说：

“〔从黎巴嫩局势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多年来世界一直为一种宣传运动所袭扰，这个宣传运动在兜售一种用所谓的世俗民主国家来取代

以色列的概念，而在这个国家里，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可以和睦相处。但是现在这一个美丽的幻景在何处呢？”〔第二十二次会议，第156段〕

这样，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和摧毁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关于生活在一个人们共同相处而且不管信仰、种族和肤色如何都是同一民族成员的国家里这一梦想。如果黎巴嫩的榜样毁灭了，那么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梦想也就毁灭了。因此，以色列对摧毁黎巴嫩这个实现这一梦想的榜样很感兴趣。

250. 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目的是使根据种族和宗教考虑在我们中东地区制造人为实体的做法合法化。众所周知，我们是在反对仅仅以宗教为依据就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的思想。我们反对的不是犹太教，而是犹太复国主义，它坚持属于同一信仰的人拥有在一块领土上生存的排他性权利，而不属于这一信仰的人，尽管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已在这块领土上生活了许多世纪，也没有权利住在那里。

251. 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在黎巴嫩煽起这样的纷争和内战，那么，黎巴嫩的分治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黎巴嫩就会分裂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一个穆斯林国家，而这就会使原先把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做法合法化。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正在为制止黎巴嫩的流血事件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反对任何分裂，反对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任何威胁。我们不希望以宗教为依据建立国家的这种坏先例在我们的地区重演。

252. 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别那样兴高采烈地夸大阿拉伯世界到处发生的一切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正如我的利比亚兄弟所说的那样，这是团结起来并且要建立一个强大民族的阿拉伯活力和阿拉伯决心的标志。有许多民族，其中包括伟大的美利坚民族、伟大的苏维埃民族、伟大的法兰西民族、伟大的西班牙民族、意大利民族、日耳曼民族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它们从自己的战斗和内战中涌现出来，后来成为伟大而团结的民族。阿拉伯民族的命运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深信，为了保卫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和中东的权利而洒下热血的叙利亚人、巴勒斯

坦人、利比亚人、伊拉克人、黎巴嫩人、摩洛哥人、沙特人、阿尔及利亚人、还有苏丹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再一次献出他们的热血并且联合起来，以便把我们的地区从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253. **本杰隆先生(摩洛哥)**：摩洛哥代表团丝毫不想强迫会员国再听一遍它关于撒哈拉问题的发言。摩洛哥外交国务大臣已经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第二十一次会议〕。但是在听了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哈勒先生的发言后，我认为向大会作某些说明是适时的。首先要说明的是非殖民化的进程，然后是关于难民的悲剧，最后是关于该地区目前存在的紧张局势。

254. 就非殖民化问题而论，我要提请大会注意，为了收复其领土和恢复其领土完整，摩洛哥王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从来主张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具体地说是宪章第三十三条的精神进行谈判。

255. 已故的穆罕默德五世陛下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七日签署独立法令时曾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了保留，即：独立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并未包括西班牙占领的全部领土。在经过九年的讨论和双边会议以后，摩洛哥不幸遇到西班牙在撒哈拉领土问题上施展的许多拖延策略。因此它不得不把撒哈拉和伊夫尼的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正因如此，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了第2072(XX)号决议，急切要求

“管理国西班牙政府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解除伊夫尼与西属撒哈拉之殖民统治，……”

256. 一九七四年，当这个管理国准备通过宣布撒哈拉省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把一个既成事实摆在摩洛哥政府和国际舆论面前的时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认识到了这一威胁它们领土完整的危险，向大会提议诉诸国际法院。大会作出了积极的响应，通过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第3292(XXIX)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月，国际法院颁布了其咨询意见。该意见确认：撒哈拉并非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领土。它还承认了撒哈拉各省同摩洛哥及毛里塔尼亚之间在法律上和领土上的联系。

257. 根据该决议规定组成的调查团访问了这一地区，并且指出了这块领土特有的非殖民化的性质。

258. 或许大家还记得，去年，在该地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两次会议，并通过了第377(1975)号决议和第380(1975)号决议，其中都提到了宪章第三十三条。

259. 按照这些决议的精神，以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为一方与管理国为另一方举行了谈判。这些谈判导致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马德里协定。这一协定交给了联合国秘书处。<sup>①</sup>大会在其第3458 B号决议中注意到了该协定。

260. 关于拉哈勒先生提到的第3458 A(XXX)号决议，摩洛哥认为这一决议与现在的讨论无关，因为这个决议是针对管理国的，而该国已于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撤离了这块领土。

261. 现在我来谈一下十分严重并且使人难过的难民问题。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必须客观地加以回顾的事实是：兄弟的邻邦阿尔及利亚抓住了吸引着摩洛哥南部、毛里塔尼亚北部和萨赫勒地区游牧者的上一次撒哈拉交易会的机会，利用了有大批的游牧者由于该地区发生旱灾而从接壤的国家出走，向北方也就是阿尔及利亚东南部转移这一情况。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难民”的真实情况。

262. 那些既与管理国提供的数字不符又与实际情况不合的数字，把事情进一步神秘化了。根据正式文件，所谓的波利萨里奥阵线于一九七三年成立。据称这一年的难民数字是五千人。然后这个数字两倍、三倍甚至十倍地增长。有人甚至提出了凭空想象出来的七万人这个数字。如果我们看一看该管理国最近提供的统计资料，该国进行了人口普查而得到的人口数字是七万三千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已有一万八千人登记要参加现在摩洛哥正在组织的选举，如果大家都承认每有一个登记了的人，就有两个由于年龄或其它原因而不符合投票条件的人与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人们考虑到在国外工作的人的数目，而且还不算那些毛里塔尼亚收复的那部分西撒哈拉领土上的人，那么显然有

<sup>①</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年，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11880，附件三。

人在这些数字上故弄玄虚，并且是有意识地用来掩盖某种或多或少是不能允许的政治动机。

263. 国际舆论对这些歪曲是了解的，到现场访问过的所有观察员都注意到了一批非常贫困的妇女和儿童被集中在一起，任凭疾病的侵袭、风吹日晒以及恶劣气候的折磨。他们被留在那里显然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

264. 在那些谈到迫击炮、火箭和导弹的攻击以及久经锻炼的战士的公报同要求为被剥夺了一切的赤贫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呼吁之间难道没有矛盾吗？

265. 能够为这一悲剧找到什么解决办法呢？摩洛哥国王陛下和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达达赫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国外交大臣在十月七日的发言中也回顾了那个解决办法。难道这不是给予这些人的最好的帮助，使他们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重新成为自己的房子和财产的主人吗？难道这不是能给这一地区重新带来和平、安定与和睦的理想的解决办法吗？难道这不是能够给这些人获得新生的希望，并使他们有可能参加建设和发展他们祖国这一振奋人心的工作的解决办法吗？

266.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他们最近于日内瓦作出的决定中想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希望。在这个决定中，高级专员主张实行包括自愿遣返和长期定居在内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见 A/31/12/Add.1, 第 119 段 B〕。我们希望——我们的希望是很有根据的——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并且对这一永久性解决办法表示赞同的阿尔及利亚，能为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根据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共同努力作出贡献。

267. 最后，我尽量讲得简短一些，我要告诉我的朋友拉哈勒先生，他引用了关于那里的紧张局势的许多论据，以期尽量缩小这一地区局势的严重性。我只想强调指出：紧张局势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就在昨天，以负责任著称的一家报纸《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细节。这家报纸谈到亲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是由阿尔及利亚用炸弹、机关枪、迫击

炮和防空导弹装备起来的。非洲共同体在毛里求斯举行最高级会议<sup>②</sup>时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确实打算召开一次特别的最高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268. 摩洛哥王国所寻求的首先是和平应该笼罩这个地区，和谐应该赢得人心，睦邻关系和合作精神应该象以前那样重新占主导地位。

269.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首先，我并不打算回答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所作的指责，因为我们对于这种针对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姊妹国家伊拉克所进行的指责已经习惯了。但是关于美国代表斯克兰顿先生在行使其答辩权时所作的发言，我想指出斯克兰顿先生并未驳倒我提到过的任何事实：首先是各总统候选人对阿拉伯人都是怀有敌意的；第二是那些候选人在谋求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保持亲切关系方面正在互相竞争。

270. 毫无疑问，斯克兰顿先生使用了人们所熟知的伎俩：乞灵于大会应受到尊重这一点。可是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敢面对现实。

271. 我们有权利谈论美国竞选运动，因为他们在竞选运动中议论了对我们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干涉美国内部事务的意图。

272.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或许我们用极为尖锐而强烈的语言对美国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谴责。但是那种语言却真实地反映了事实，而且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语言。我们不做伪君子，而且我们并不攻击美国人民。然而我们确实谴责美国统治集团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所搞的阴谋，尤其是现在搞的阴谋，我们要重申我们的这种谴责。

273. 我们对斯克兰顿先生讲话时，用词也许比较强硬，可是他的国家却是用毁灭性武器来对付我们的。这两者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

274. 斯克兰顿先生说，美国为促进中东危机的解决而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舆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些集团怎么可能同时既是敌手又是调解人呢？美国事前

<sup>②</sup>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至六日在毛里求斯路易港举行。

已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那么它又怎么能够在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或者说是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发生的中东危机中发挥任何作用呢？美国一名海军上将曾经创造一句话：“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它总是我的祖国”，而这同一句话现在可以用于以色列问题上：“不管它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支持以色列”。我要问，美国究竟能够起什么作用呢？或者，难道美国的那些说法也许只是信口开河？

275.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涉及我已讲过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我讲话的根据就是美国报刊上发表报道。不能说美国报刊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或者是针对美国政府的。十月十三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有这样一段报道：

“美国选民对一切拉选票的活动都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使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在竞选运动中围绕着阿拉伯 - 以色列问题竟然有那么多歪曲事实的说法。象卡特先生那样过分简单化地对待这个问题，不会对公众有什么教育作用。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实际上是否会倾向于对以色列而不是对阿拉伯国家更表同情，现在还难以预测。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说的：华盛顿并没有减少它对以色列的支持，而且事实上它仍然是以色列的一个慷慨大方的供应者。在军事上，以色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sup>⑬</sup>

276. 同一家报纸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

“人们谈到这个问题时，言词激烈，头脑发热，而不是冷静思考，深入探讨。如果少搞一些拉选票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多进行一些党派色彩较少的深思熟虑的讨论，对公众倒是会大有好处的。”<sup>⑬</sup>

277. 至于抵制的问题，我也想从同一篇文章中引一段话。这段话是：

“……一旦当选，他无疑将很快面对着一些严峻的现实情况。一是他说如果再次宣布石油禁运，他就要采取的对阿拉伯人的经济抵制，这不大可能起作用。阿拉伯人完全可以从别的地方取

得进口品。无论如何，经济抵制对于象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不会产生什么威胁的作用”。<sup>⑬</sup>

278. 在今天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一位美国公民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不与美国贸易，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仅仅是可以照样过日子。美国每一个人在赶浪头、主张抵制阿拉伯的时候，应该认识到不与美国贸易，他们肯定是可以照样过日子的。去年，我和我丈夫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居住了快一年，我丈夫在那里为的黎波里新机场安装管道。还有，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也就是使卡扎菲上校上台的一九六九年革命的前前后后，我们也在那里居住过。我们在那里居住的这两段时间里，那里的绝大多数消费品和建筑材料都是来自欧洲和亚洲，甚至许多还来自俄国。也有美国的产品，但只占很小一部分。美国货有时较比别的地方容易买到，但总是比别国的产品昂贵，而那儿市场上的物价已经过高了。能有美国货当然不错，因为它们一般说来质量优良，但我们也终于使自己习惯于没有美国货也可以生活得不错。如果美国决心不与这些阿拉伯国家贸易，那么会有许多别的国家迫不及待地来填补这个空白。”<sup>⑬</sup>

279. **主席：**智利代表要求再次发言行使答辩权。在请他发言以前，我认为请大会注意议事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是适合时宜的。根据这一条规则，主席可以就限制一个代表发言的次数提出建议。我提议大会同意：一个代表可以行使答辩权进行发言的次数限定为两次。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大会就这样决定了。

会议决定如上。

280. **乌埃尔塔先生(智利)：**我很抱歉还要占大会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在古巴代表发言以后，有必要对一些事情进行澄清。

281. 古巴代表在谈到美国插手推翻智利前政府时好象把它当作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所有的代表和全世界的公众舆论都会阅读弗兰克·丘奇先生主持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在

<sup>⑬</sup>发言人用英语引述。

智利武装部队与美国的情报机构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关系。这一点在报告中说得清清楚楚。

282. 其次，古巴代表发言时还提到了智利大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红衣主教说的话。我只需要引用大主教为驳斥有人声称是他对《法兰克福汇报》说的话所作的声明就够了。这个声明说：

“被说成是属于红衣主教的政治观点，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完全不符合他的思想的。他的思想在智利主教的公开行动和声明中已得到了清楚的说明。”

这就是圣地亚哥大主教管区的声明。我们将向大会散发这一声明。<sup>④</sup>

283. 最后，古巴代表问智利代表将把红衣主教算作哪一类人。我们认为我们的牧师席尔瓦·恩里克斯红衣主教是所有那些他们所说的话遭到了歪曲的智利人中的一位。

284.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刚才我已作了相当长的发言，这次我将不占大会太多的时间。

285. 当我的朋友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刚才走上讲台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会对我刚才代表我们的部长在发言中谈到的一些事态发展作出反应。事实上，他却采取了一种对我国代表团和大会的成员来说都不是陌生的辩论方法。事实上我认为本杰隆先生没有参加我们去年举行的关于撒哈拉问题的讨论。不然，他本来应该知道，摩洛哥代表团那时就采用过他的这种辩论方法，而且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已对此进行了批驳，或者至少是已经纠正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286. 我将不学他的样子，也不想现在再来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话。去年对这一项目的讨论记录还可以找到。然而，我很感兴趣地注意到了他关于邻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呼吁，而且我感到我必须告诉他：阿尔及利亚政府及其领导人随时都乐于在解决那些扰乱那里局势的问题的基础上寻求通向建立邻国人民之间兄弟般关系的道路。但是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不要避而不承认那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不要企图躲在幻想的后面，因为幻想迟早会由于现实的再现而化为一缕青烟。

<sup>④</sup>后来作为文件A/31/300分发。

287. 这就是我刚才所作的发言的目的。摩洛哥政府如果仍然认为撒哈拉问题已经解决，那么对争端的解决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并不是事实。如果摩洛哥政府把目前在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难民看作是阿尔及利亚强行扣留的阿尔及利亚的代理人，而且认为他们根本不是撒哈拉人，这也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些说法也是不真实的。

288.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我承认在这一地区存在着紧张局面，但是造成紧张局面的原因就是撒哈拉问题尚未解决这一事实。因此我认为那种撒哈拉问题已不再存在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取而代之的只是这一地区的国家之间的这种紧张局面。只要摩洛哥政府对撒哈拉问题持这种看法，我认为它就会离问题的解决更加遥远，也会离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建立一种互不为敌的关系的目标更远。不管如何，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对摩洛哥人民或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抱一丝一毫的敌对态度。看来，撒哈拉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是同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看法不相符的，这种使撒哈拉非殖民化的方式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信念相抵触。我们以前就说过，撒哈拉问题的解决将会遇到这种状况，我们是在国际法院颁布其咨询意见以前就这样说了的。我们也是在摩洛哥政府作出安排去占领撒哈拉一部分领土以前就这样说了的。我不想专门详细论述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应该作何解释，但是它不能被看作是授权摩洛哥政府去占领撒哈拉。如果那样看，就是对它的曲解。只要态度诚恳，人人都立即会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说了这些以后，我要清楚地告诉各位，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明智将要取胜抱有希望，我们仍然希望现实将按其本来面目得到承认，而不是执拗地企图维护那种维护不住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既与现实不符，也与我们的原则不符，既不符合已经作出的决定，也不符合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有到那个时候，事情才能得到解决。

289.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我要重申一下我前面已经讲过的话。我提到了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红衣主教对记者的一次谈话。采访他的是一名挪威人。他的谈话首先是在奥斯陆发表的，然后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家报刊上登载。智利政府的代表提

到，智利大主教管区已经否认了这一谈话，或者至少是否认了这一谈话的部分内容。

290. 我只想说，大会可以对它所听到的智利高级军事官员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否认的价值作出判断。智利高级军事官员还郑重地说过许多别的话。例如，他们曾庄严地发誓要维护智利的宪法并尊重智利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后来，为了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目的和计划的需要，他们阴谋推翻了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政府，践踏宪法，把智利人民置于目前在那个国家横行无阻的恐怖与压迫的统治之下。

291. 他竟然还想让人们以为大会的代表都是如此无知，以致都不知道美国当局已一再承认了美国政府对智利的事态负有责任，承认了他们反对阿连德总统的人民政府的阴谋，承认了他们在推翻该政府中的责任。

292. 我只想提一下这种承认的最近一个事例。在这次一般性辩论中，其他一些场合也已间接提到过这件事。我指的是美国总统选举中两位候选人最近在电视上进行的辩论。卡特州长有几次具体提到美国政府在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府中所负的责任，美国政府对智利目前的局势负有的责任，以及它对在智利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负有的责任。就象大家知道的那样，美国现任总统和共和党候选人、目前在美国政府中担负最高职责的人物福特先生则宁愿一言不发，对此不作任何评论。显然他是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的。

293. 几分钟以前代表智利发言的那位代表是一名职业军官。俗话说：“在船长发号施令的地方，水手是没有说话的份儿的”。而我们对海军上将乌埃尔塔所能要求的至少是象他的最高统帅——在这一具体情况下也就是福特总统所做的那样保持谨慎。

294. **主席：**一般性辩论现在结束了。今年的一般性辩论在许多方面与往年不同。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参加一般性辩论的发言，总共有一百三十四人。此外，我们还荣幸地听到了一位国家元首、七位总理的讲话。我相信在这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总理在

一般性辩论的过程中向我们发表讲话。至少有两位总理的讲话不仅是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代表联合国很大一部分会员国。这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六位副总理和一百零五位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中发了言。不仅是参加者的级别很高，而且辩论发言的质量也是很高的。我用这样的言词来谈及今年的一般性辩论，丝毫也没有要贬低前几年一般性辩论的参加者的意思。然而，今年参加者级别之高而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295. 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辩论本身是以与联合国及其原则和理想最为相称的那种尊严和礼仪进行的。我要向所有参加了辩论的各位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向我们发表了讲话的那位国家元首和各位总理，还有参加了辩论的各位外交部长，感谢他们通过他们对国际局势的全面回顾而对本届会议工作的进行作出的贡献。我衷心希望作为这次一般性辩论的特点的建设性地交换意见的精神将贯穿本届大会的始终，并对今后几个星期中我们将要进行的审议和作出的决定发生影响。即使我们的分歧可能是很尖锐的，我希望我们作出的结论将毫无例外是公正而公平的。

296. 我必须借此机会向所有祝贺我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的发言人表示热忱的感谢。那些祝贺所使用的言词有时使我感到侷促不安，因为我觉得这些言词是对我过高的赞扬。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了我自己至今还没有察觉到的品质。我要说我接受各位的良好祝愿，这些祝愿使我宽慰地相信：我可以指望并仰赖各国代表团的合作，使本届大会的工作进行得既顺利又有效。

297. 最后，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观察员的要求，我要向大会转达他对许多代表团对于巴勒斯坦事业、对于他决定借助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斡旋来解决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问题和争端所表达的关切和支持的感激之情。

下午八时四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